





南史卷三十八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二十八

柳元景

元景弟子世隆

惔弟惔

世隆子惔

惔弟惔

惔弟惔

世隆從弟慶遠

柳元景字孝仁河東解人也高祖純位平陽太守不拜

曾祖卓自本郡遷於襄陽官至汝南太守祖恬西河太

守父憑馮翊太守元景少便弓馬數隨父伐蠻以勇稱

寡言語有器質荊州刺史謝晦聞其名要之未及往而

晦敗雍州刺史劉道產深愛其能會荊州刺史江夏王



義恭復召之道產謂曰久規相屈今貴王有召難輒相  
留乖意以爲罔罔服闋累遷義恭司徒太尉城局參軍  
文帝見又知之先是劉道產在雍州有惠化遠蠻歸懷  
皆出緣沔爲村落戶口殷盛及道產死羣蠻大爲寇暴  
孝武西鎮襄陽義恭薦元景乃以爲武威將軍隨郡太  
守及至廣設方畧斬獲數百郡境肅然隨王誕鎮襄陽  
元景徙爲後軍中兵參軍及朝廷大舉北侵使諸鎮各  
出軍二十七年八月誕遣尹顯祖出貲谷魯方平薛安  
都龐法起入盧氏田義仁出魯陽加元景建威將軍總  
統軍帥後軍外兵參軍龐季明三秦冠族求入長安招

懷關陝乃自貲谷入盧氏盧氏人趙難納之元景率軍  
係進以前鋒深入懸軍無繼馳遣尹顯祖入盧氏以爲  
諸軍聲援元景以軍食不足難可曠日相持乃束馬懸  
車引軍上百丈崖出溫谷以入盧氏法起諸軍進次方  
伯堆去弘農城五里元景引軍度熊耳山安都頓軍弘  
農法起進據潼關季明率方平趙難諸軍向陝十一月  
元景率衆至弘農營於關方口仍以元景爲弘農太守  
初安都留住弘農而諸軍已進陝元景旣到謂安都曰  
卿無坐守空城而令龐公孤軍深入宜急進軍衆軍竝  
造陝下列營以逼之竝大造攻具魏城臨河爲固恃險



南史卷三十八 列傳  
自守季明安都方平顯祖趙難諸軍頻三攻未拔安都  
方平各列陣於城東南以待之魏兵大合輕騎挑戰安  
都瞋目橫矛單騎突陣四向奮擊左右皆辟易殺傷不  
可勝數於是衆軍竝鼓譟俱前魏多縱突騎衆軍患之  
安都怒甚乃脫兜鍪解所帶鎧唯著絳衲兩當衫馬亦  
去具裝馳入賊陣猛氣咆勃所向無前當其鋒者無不  
應刃而倒如是者數四每入衆無不披靡魏軍之將至  
也方平遣驛騎告元景時諸軍糧盡各餘數日食元景  
方督義租并上驢馬以爲糧運之計遣軍副柳元怙簡  
步騎二千以赴陝急卷甲兼行一宿而至詰朝魏軍又

出列陣於城外方平諸軍竝成列安都并領馬軍方平  
悉勒步卒左右掎角之餘諸義軍方於城西南列陣方  
平謂安都曰今勅敵在前堅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卿  
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進卿當斬我也安都曰卿言  
是也遂合戰安都不堪其憤橫矛直前殺傷者甚多流  
血凝肘矛折易之復入副譚金率騎從而奔之自詰旦  
戰至日晏魏軍大潰面縛軍門者二千餘人諸將欲盡  
殺之元景以爲不可乃悉釋而遣之皆稱萬歲而去時  
北畧諸軍王玄謨等敗退魏軍深入文帝以元景不宜  
獨進且令班師諸軍乃自狐關度白楊嶺出于長州安



都斷後宋越副之法起自潼關向商城與元景會季明亦從胡谷南歸竝有功而入誕登城望之以鞍下馬迎元景時魯爽向虎牢復使元景率安都等北出爽退乃遷再出北侵威信著於境外孝武入討元凶以爲諮議參軍配萬人爲前鋒宗慤薛安都等十三軍皆隸焉時義軍船乘小陋慮水戰不敵至蕪湖元景大喜倍道兼行至新亭依山建壘柵東西據險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但各銜枚疾戰一聽吾營鼓音元景察賊衰竭乃命開壘鼓譟以奔之賊衆大潰劬更率餘衆自來攻壘復大破之劬僅以身免上至新亭卽位以元

景爲侍中領左衛將軍尋轉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始上在巴口問元景事平何所欲對曰願還鄉里故有此授初臧質起義以南譙王義宣闇弱易制欲相推奉潛報元景使率所領西還元景卽以質書呈孝武語其信曰臧冠軍當是未知殿下義舉耳方應伐逆不容西還質以此恨之及元景爲雍州質慮其爲荊州後患稱爪牙不宜遠出上重違其言更以元景爲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封曲江縣公孝建元年正月魯爽反遣左衛將軍王玄謨討之加元景撫軍將軍假節置佐係玄謨後以爲領南



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臧質義宣竝反王玄謨南據梁山垣護之薛安都度據歷陽元景出屯采石玄謨求益兵上使元景進屯姑熟元景悉遣精兵助王玄謨以羸弱居守所遣軍多張旗幟梁山望之如數萬人皆謂都下兵悉至由是剋捷與沈慶之俱以本號加開府儀同三司改封晉安郡公固讓開府復爲領軍太子詹事加侍中大明三年爲尚書令太子詹事侍中中正如故以封在嶺南改封巴東郡公又命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中正如故又讓開府乃與沈慶之俱依晉密陵侯鄭袤不受司空故事六年進司空侍中中書令

中正如故又固讓乃授侍中驃騎大將軍南兖州刺史留衛都下孝武晏駕與太宰江夏王義恭尚書僕射顏師伯竝受遺詔輔幼主遷尚書令領丹陽尹侍中將軍如故加開府儀同三司給班劔二十人固辭班劔元景少時貧苦嘗下都至大雷日暮寒甚頗有羈旅之歎岸側有一老父自稱善相謂元景曰君方大富貴位至三公元景以爲戲之曰人生免飢寒幸甚豈望富貴老父曰後當相憶及貴求之不知所在元景起自將率及當朝理務雖非所長而有弘雅之美時在朝勲要多事產業惟元景獨無所營南岸有數十畝菜園守園人賣菜



得錢三萬送還宅元景怒曰我立此園種菜以供家中  
啖耳乃復賣以取錢奪百姓之利邪以錢乞守園人孝  
武嚴暴無常元景雖荷寵遇恒慮及禍太宰江夏王義  
恭及諸大臣莫不重足屏氣未嘗敢私相往來孝武崩  
義恭元景等竝相謂曰今日始免橫死義恭與義陽等  
諸王元景與顏師伯等常相馳逐聲樂酣飲以夜繼晝  
前廢帝少有凶德內不能平殺戴法興後悖情轉露義  
恭元景憂懼乃與師伯等謀廢帝立義恭持疑未決發  
覺帝親率宿衛兵自出討之稱詔召元景左右奔告兵  
刃非常元景知禍至整朝服乘車應召出門逢弟車騎

司馬叔仁戎服左右壯士數十人欲拒命元景苦禁之  
及出巷軍士大至下車受戮容色恬然長子慶宗有幹  
力而情性不倫孝武使元景送還襄陽於道賜死次子  
嗣宗紹宗茂宗孝宗文宗仲宗成宗秀宗至是竝遇禍  
元景六弟僧景僧珍叔宗叔政叔珍叔仁僧珍叔仁及  
子姪在都下襄陽死者數十人元景少子承宗嗣宗子  
暮竝在孕獲全明帝卽位贈太尉給班劔三十人羽葆  
鼓吹一部謚曰忠烈公元景從父兄元怙大明末同晉  
安王子勛逆事敗歸降元景從祖弟光世留鄉里仕魏  
爲河北太守封西陵男與司徒崔浩親浩被誅光世南



南齊書卷三十一 列傳  
六  
奔明帝時位右衛將軍順陽太守子欣慰謀反光世賜  
死王平順並事元景弟也父叔宗字雙麟位建威參軍  
世隆字彥緒元景弟子也父叔宗字雙麟位建威參軍  
事早卒世隆幼孤挺然自立不與衆同雖門勢子弟獨  
修布衣之業及長好讀書折節彈琴涉獵文史音吐溫  
潤元景愛賞異於諸子言於宋孝武得召見帝謂元景  
曰此兒將來復是三公一人爲西陽王撫軍法曹行參  
軍出爲武威將軍上庸太守帝謂元景曰卿昔以武威  
之號爲隨郡今復以授世隆使卿門世不乏公也元景  
爲前廢帝所殺世隆以在遠得免太始初四方反叛世

隆於上庸起兵以應宋明帝爲孔道存所敗衆散逃隱  
道存購之甚急軍人有貌相似者斬送之時世隆母郭  
妻閻竝見繫襄陽獄道存以所逆首示之母見首悲情  
小歇而妻閻號咷方甚竊謂郭曰今見不悲爲人所覺  
唯當大慟以滅之世隆竟以免後爲太子洗馬與張緒  
王延之沈琰爲君子之交累遷晉熙王安西司馬加寧  
朔將軍時齊武帝爲長史與世隆相遇甚懽齊高帝之  
謀度廣陵也令武帝率衆同會都下世隆與長流參軍  
蕭景先等戒嚴待期事不行時朝廷疑憚沈攸之密爲  
之防府州器械皆有素蓄武帝將下都劉懷珍白高帝



曰夏口是兵衝要地宜得其人高帝納之與武帝書曰  
汝旣入朝當須文武兼資人委以後事世隆其人也武  
帝乃舉世隆自代轉爲武陵王前軍長史江夏內史行  
郢州事昇明元年冬攸之反遣輔國將軍中兵參軍孫  
同等以三萬人爲前驅又遣司馬冠軍劉攘兵等二萬  
人次之又遣輔國將軍中兵參軍王靈秀等分兵出夏  
口據魯山攸之乘輕舸從數百人先天軍下住白螺州  
坐胡牀以望其軍有白驕色旣至郢以郢城弱小不足  
攻攸之將去世隆遣軍於西渚挑戰攸之果怒晝夜攻  
戰世隆隨宜拒應衆皆披却武帝初下與世隆別曰攸

之一旦爲變雖留攻城不可卒拔卿爲其內我爲其外  
乃無憂耳至是武帝遣軍主桓敬陳胤叔苟元賓等八  
軍據西塞令堅壁以待賊疲慮世隆危急遣腹心胡元  
直潛使入郢城通援軍消息內外竝喜郢城旣不可攻  
而平西將軍黃回軍至西陽乘三層艦作羌胡伎泝流  
而進攸之素失人情本逼以威力初發江陵已有叛者  
至此稍多攸之大怒於是二人叛遣十人追竝去不返  
劉攘兵射書與世隆請降開門納之攸之怒銜鬚咀之  
收攘兵兄子天賜女壻張平慮斬之軍旅大散世隆乃  
遣軍副劉僧麟緣道追之攸之已死徵爲侍中仍遷尚



書右僕射封貞陽縣侯出爲吳郡太守居母憂寒不衣絮齊高帝踐阼起爲南豫州刺史加都督進爵爲公上子詔司徒褚彥回甚傷美之彥回曰世隆事陛下在危盡忠居憂杖而後起立人之本二理同極加榮增寵足以敦厲風俗建元二年授右僕射不拜性愛涉獵啓高帝借祕閣書上給三千卷三年出爲南兗州刺史加都督武帝卽位加散騎常侍世隆善卜別龜甲價至一萬永明初世隆曰永明九年我亡亡後三年丘山崩齊亦於此季矣屏人命典籤李黨取筆及高齒屐題簾箔旌曰永明十一年因流涕謂黨曰汝當見吾不見也遷護

軍而衛軍王儉脩下官敬甚謹世隆止之儉曰將軍雖存弘眷如王典何其見重如此性清廉唯盛事墳典張緒問曰觀君舉措當以清名遺子孫邪荅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爲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光祿大夫韋祖征州里宿德世隆雖已貴重每爲之拜人或勸祖征止之荅曰司馬公所爲後生楷法吾豈能止之哉後授尚書左僕射湘州蠻動遣世隆以本官總督伐蠻衆軍仍爲湘州刺史加都督至鎮以方畧討平之在州立邸興生爲御史中丞庾杲之所奏詔不問復入爲尚書左僕射不拜乃轉尚書令世隆少立功名晚專



以談義自業善彈琴世稱柳公雙瑣爲士品第一常自  
云馬稍第一清談第二彈琴第三在朝不干世務垂簾  
鼓琴風韻清遠甚獲世譽以疾遜位拜左光祿大夫侍  
中永明九年卒詔給東園祕器贈司空班劍二十人諡  
曰忠武世隆曉數術於倪塘創墓與賓客踐履十往五  
往常坐一處及卒墓工圖墓正取其坐處焉所著龜經  
祕要二卷行於世長子悅字文殊少有清致位中書郎  
早卒諡曰恭世隆次子惔

惔字文通好學工製文尤曉音律少與長兄悅齊名王  
儉謂人曰柳氏二龍可謂一日千里儉爲尚書左僕射

嘗造世隆宅世隆謂爲詣已徘徊久之及至門唯求悅  
及惔遣謂世隆曰贇子俱有盛才一日見顧今故報禮  
若仍相造似非本意恐年少窺人嘗預齊武烽火樓宴  
帝善其詩謂豫章王嶷曰惔非徒風韻清爽亦屬文適  
麗後爲巴東王子響友子響爲荊州惔隨之鎮子響昵  
近小人惔知將爲禍稱疾還都及難作竟以得免累遷  
新安太守居郡以無政績免建武末爲梁南秦二州刺  
史及梁武帝起兵惔舉漢中以應梁武受命爲太子詹  
事加散騎常侍武帝之鎮襄陽惔祖道帝解茅土玉環  
贈之天監二年元會帝謂曰卿所佩玉環是新亭所贈



那對曰旣而瑞感神表臣謹服之無斃帝因勸之酒惔時未卒爵帝曰吾常比卿劉越石近辭卮酒邪罷會封曲江縣侯帝因宴爲詩貽惔曰爾寔冠羣后惟余實念功帝又嘗謂曰徐元瑜違命嶺南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朕已放其諸子何如惔曰罰不及嗣賞延于後今復見之聖朝時以爲知言尋遷尚書左僕射年六十卒於湘州刺史謚曰穆惔度量寬博家人未嘗見其喜愠甚重其婦頗成畏憚性愛音樂女伎精麗畧不敢視僕射張稷與惔狎密而爲惔妻賞敬稷每詣惔必先相問夫人惔每欲見妓恒因稷請奏其妻隔幔坐妓然後出

惔因得留目惔著仁政傳及諸詩賦粗有辭義子昭位中書郎襲爵曲江侯

惔弟暉字文暢少有志行好學善尺牘與陳郡謝瀹隣居深見友愛瀹曰宅南柳郎可爲表儀初宋時有嵇元榮羊蓋者竝善琴云傳戴安道法暉從之學暉特窮其妙齊竟陵王子良聞而引爲法曹行參軍唯與王暕陸果善每歎曰暕雖名家猶恐累我也雅被子良賞狎子良嘗置酒後園有晉太傅謝安鳴琴在側援以授暉暉彈爲雅弄子良曰卿巧越嵇心妙臻羊體良質美手信在今夜豈止當今稱奇亦可追蹤古烈爲太子洗馬父



憂去官著述先頌申其岡極之心文甚哀麗後試守鄱陽相聽吏屬得盡三年喪禮署之文教百姓稱焉還除驃騎從事中郎梁武帝至建鄴憚候謁石頭以爲征東府司馬上牋請城平之日先收圖籍及遵漢高寬大之義帝從之徙爲相國右司馬天監元年除長兼侍中與僕射沈約等共定新律憚立性貞素以貴公子早有令名少工篇什爲詩云亭臯木葉下墮首秋雲飛琅邪王融見而嗟賞因書齋壁及所執白團扇武帝與宴必詔憚賦詩嘗和武帝登景陽樓篇云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翠華承漢遠彫輦逐風游深見賞美當時咸共稱

傳歷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祕書監右衛將軍再爲吳興太守爲政清靜人吏懷之於郡感疾自陳解任父老十餘人拜表陳請事未施行卒初憚父世隆彈琴爲士流第一憚每奏其父曲常感思復變體備寫古曲嘗賦詩未就以筆捶琴坐客過以筯扣之憚驚其哀韻乃製爲雅音後傳擊琴自於此憚常以今聲轉棄古法乃著清調論具有條流齊竟陵王嘗宿晏明日將朝見憚投壺臯不絕停舉久之進見遂晚齊武帝遲之王以實對武帝復使爲之賜絹二十匹嘗與琅邪王瞻博射嫌其皮闊乃摘梅帖烏珠之上發必命中觀者驚駭梁武帝



好弈碁使惲品定碁譜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第其優劣爲碁品三卷惲爲第二焉帝謂周捨曰吾聞君子不可求備至如柳惲可謂具美分其才藝足了十人惲著十杖龜經性好鑿術盡其精妙少子偃字彥游年十二梁武帝引見詔問讀何書對曰尚書又問有何美句對曰德唯善政政在養民衆咸異之詔尚武帝女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都亭侯位鄱陽內史卒子盼尚陳文帝女富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後主卽位以帝舅加散騎常侍盼性愚戇使酒因醉乘馬入殿門爲有司劾免卒於家贈侍中中護軍后從祖弟莊清警有鑒識自盼卒後

太后宗屬唯莊爲近兼素有名望深被恩禮位度支尚書陳亡入隋爲岐州司馬惲弟澄

澄字文深少有大意好立言通老易梁武帝舉兵至姑熟澄與兄惲及諸友朋於小郊候接時道路猶梗澄與諸人同憇逆旅食俱去行里餘澄曰寧我負人不人負我若復有追堪憇此客命左右燒逆旅舍以絕後追當時服其善斷歷位給事黃門侍郎與琅邪王峻齊名俱爲中庶子時人號爲方王後爲鎮北始興王長史王移鎮益州復請澄帝曰柳澄風標才氣恐不能久爲少王臣王祈請數四不得已以爲鎮西長史蜀郡太守在蜀



廉恪爲政益部懷之愷弟忱字文若西漢史遷傳太守五  
忱字文若年數歲父世隆及母閻氏竝疾忱不解帶經  
年及居喪以毀聞仕齊爲西中郎主簿東昏遣巴西太  
守劉山陽由荊州襲梁武帝于雍州西中郎長史蕭穎  
胄計未定召忱及其所親席闡文等夜入議之忱及闡  
文竝勸同武帝穎胄從之以忱爲寧朔將軍累遷侍中  
郢州平穎胄議遷都夏口忱以巴峽未賓不宜輕捨根  
本搖動人心不從俄而巴東兵至峽口遷都之議乃息  
論者以爲見機及梁受命對州陵伯歷五兵尚書祕書  
監散騎常侍改授給事中光祿大夫疾篤不拜卒謚曰

穆忱兄弟十五人多少亡唯第二兄愷第三兄惲第四  
兄愷及忱三兩年間四人迭爲侍中復居方伯當世罕  
比子範嗣

慶遠字文和元景弟子也父叔珍義陽內史慶遠仕齊  
爲魏興太守郡遭暴水人欲移於杞城慶遠曰吾聞江  
河長不過三日命築土而已俄而水退百姓服之後爲  
襄陽令梁武帝之臨雍州問京兆人杜暉求州綱紀暉  
言慶遠武帝曰文和吾已知之所問未知者耳因辟爲  
別駕慶遠謂所親曰天下方亂定霸者其吾君乎因盡  
誠協贊及起兵慶遠常居帷幄爲謀主從軍東下身先



士卒武帝行營見慶遠頓舍嚴整每歎曰人人若是吾  
又何憂建康城平爲侍中帶淮陵齊昌二郡太守城內  
嘗夜火衆竝驚懼武帝時居宮中悉斂諸門籥問柳侍  
中何在慶遠至悉付之其見任如此霸府建爲從事中  
郎武帝受禪封重安侯位散騎常侍改封雲杜侯出爲  
雍州刺史加都督帝餞於新亭謂曰卿衣錦還鄉朕無  
西顧憂矣始武帝爲雍州慶遠爲別駕謂曰昔羊公語  
劉弘卿後當居吾處今相觀亦復如是曾未十年而慶  
遠督府談者以爲逾於魏詠之累遷侍中領軍將軍給  
扶出爲雍州刺史慶遠重爲本州頗厲清節士庶懷之

卒官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惠侯喪還都武帝親出  
臨之初慶遠從父兄世隆嘗謂慶遠曰吾昔夢太尉以  
褥席見賜吾遂亞台司適又夢以吾褥席與汝汝必光  
我門族至是慶遠亦繼世隆焉

子津字元舉雖乏風華性甚強直人或勸之聚書津曰  
吾常請道士上章驅鬼安用此鬼名邪歷散騎常侍太  
子詹事襲封雲杜侯侯景圍城旣急帝召津問策對曰  
陛下有邵陵臣有仲禮不忠不孝賊何由可平太清三  
年城陷卒子仲禮勇力兼人少有膽氣身長八尺眉目  
疎朗初簡文帝爲雍州刺史津爲長史及簡文入居儲



宮津亦得侍從仲禮留在襄陽馬仗軍人悉付之撫循故舊甚得衆和起家著作佐郎稍遷電威將軍陽泉縣侯中大通中西魏將賀拔勝來逼樊鄧仲禮出擊破之除黃門郎稍遷司州刺史武帝思見其面使畫工圖之初侯景潛圖反噬仲禮先知之屢啓求以精兵三萬討景朝廷不許及景濟江朝野便望其至兼蓄雍司精卒與諸蕃赴援見推總督景素聞其名甚憚之仲禮亦自謂當世英雄諸將莫已若也韋粲見攻仲禮方食投箸被練馳之騎能屬者七十比至粲已敗仲禮因與景戰於青塘大敗之景與仲禮交戰各不相知仲禮稍將及

景而賊將支伯仁自後斫仲禮再斫仲禮中肩馬陷于淖賊聚稍刺之騎將郭山石救之以免自此壯氣外衰不復言戰神情傲佷凌蔑將帥邵陵王綸亦鞭策軍門每日必至累刻移時仲禮亦弗見也綸旣忿歎怨隙遂成而仲禮常置酒高會日作優倡毒掠百姓汙辱妃主父津登城謂曰汝君父在難不能盡心竭力百代之後謂汝爲何仲禮聞之言笑自若晚又與臨城公大連不協景嘗登朱雀樓與之語遺以金環是後開營不戰衆軍日固請皆悉拒焉南安侯駿謂曰城急如此都督不復處分如脫不守何面以見天下義士仲禮無以應之



及臺城陷侯景矯詔使石城公大款以白虎幡解諸軍  
仲禮召諸將軍會議邵陵王以下畢集王曰今日之命  
委之將軍仲禮孰視不對裴之高王僧辯曰將軍擁衆  
百萬致宮闕淪沒正當悉力決戰何所多言仲禮竟無  
一言諸軍乃隨方各散時湘東王繹遣王琳送米二十  
萬石以饋軍至姑熟聞臺城陷乃沉米於江而退仲禮  
及弟敬禮羊鴉仁王僧辯趙伯超竝開營降賊時城雖  
淪陷援軍甚衆軍士咸欲盡力及聞降莫不歎憤論者  
以爲梁禍始於朱异成於仲禮仲禮等入城竝先拜景  
而後見帝帝不與言旣而景留柳敬禮羊鴉仁而遣仲

禮僧辯西主各復本位餞於後渚景執仲禮手曰天下  
之事在將軍耳郢州巴西竝以相付及至江陵會岳陽  
王詵南寇湘東王以仲禮爲雍州刺史襲襄陽仲禮方  
觀成敗未發及南陽圍急杜岸請救仲禮乃以別將夏  
侯強爲司州刺史守義陽自帥衆如安陸使司馬康昭  
如竟陵討孫暲暲執魏戍人以降仲禮命其將王叔孫  
爲竟陵太守副軍馬岫爲安陸太守置孥於安陸而以  
輕兵師于滌頭將侵襄陽岳陽王詵告急于魏魏遣大  
將楊忠援之仲禮與戰于滌頭夫敗并弟子禮沒于魏  
魏相安定公待仲禮以客禮西魏於是盡得漢東



仲禮弟敬禮少以勇烈聞麤暴無行檢恒畧賣人爲百  
姓所苦故襄陽有柳四郎歌起家著作佐郎稍遷扶風  
太守侯景度江敬禮率馬步三千赴援至都與景頻戰  
甚著威名臺城陷與兄仲禮俱見景景遣仲禮經畧上  
流留敬禮質以爲護軍將軍景餞仲禮於後渚敬禮謂  
仲禮曰景今來會敬禮抱之兄便可殺雖死無恨仲禮  
壯其言許之及酒數行敬禮曰仲禮仲禮見備衛嚴不  
敢動遂不果會景征晉熙敬禮與南康王會理謀襲其  
城剋期將發建安侯蕭賁告之遂遇害臨死曰我兄老  
婢也國敗家亡實余之責今日就死豈非天乎曰天不

論曰柳元景行已所資豈徒武毅當朝任職實兼雅道  
卒至覆族遭逢亦有命乎世隆文武器業殆人望也諸  
子門素所傳俱云克構仲禮始終之際其不副也何哉  
豈應天方喪梁不然何斯人而有斯迹也



仲禮弟敬禮少以

姓所苦故

太守侯景

甚善威

流留敬禮

仲禮曰

豈熟天式與

平門秦祖

卒至

南史卷三十八考證

柳元景傳時魯爽向虎牢復使元景率安都等北出爽

退乃遷○遷當係還字之訛

給班劍三十人○班監本訛斑今改正

柳惔傳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梁書無父子兄弟四字

柳惔弟暉傳唯與王暕陸果善○果應作杲

柳忱傳忱以巴峽未賓○峽梁書作硤誤

柳慶遠傳俄而水退○退梁書作過

問京兆人杜暉求州綱紀○梁書少紀字



柳仲禮弟敬禮傳將發建安侯蕭賁告之○侯監本訛  
侯今改正又告之梁書作知而去之

四字

南史卷三十八考證

南史卷三十九

前軍唐喻於李

延脈驗壽

二十五撰晉棟

不列傳第二十九

殷濟殷孝祖

族子琰

劉劭

子俊

孺子

衆代

以垂谷計昂

俊弟子苞

孝綽

弟潛

繪子

孝綽

劉僧歸

殷孝祖陳郡長平人也曾祖羨晉光祿勳父祖宦並不

達孝祖少誕節好酒色有氣幹宋孝武時以軍功仕至

積射將軍前廢帝景和元年為兗州刺史明帝初即位

四方反叛孝祖外甥司徒參軍潁川荀僧韶建議銜命

徵孝祖入朝上遣之時徐州刺史薛安都遣薛索兒等



屯據津徑僧韶間行得至說孝祖曰景和凶狂開闢未  
有朝野憂危假命漏刻主上曾不浹辰夷凶翦暴國亂  
朝危宜立長主公卿百辟人無異議而羣迷相扇構造  
無端貪利幼弱競懷希幸舅少有立功之志長以氣節  
成名若能控濟河義勇還奉朝廷非唯匡主靜亂乃可  
以垂名竹帛孝祖卽日棄妻子率文武二千人隨僧韶  
還都時普天同逆朝廷唯保丹陽一郡孝祖忽至衆力  
不少人情於是大安進孝祖號冠軍將軍假節督前鋒  
諸軍事御仗先有諸葛亮筒袖鎧鐵帽二十五石弩射  
之不能入上悉以賜孝祖孝祖負其誠節陵轢諸將時

賊據楮圻孝祖將進攻之與大將王玄謨別悲不自勝  
衆並駭怪泰始二年三月三日與賊合戰每戰常以鼓  
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將矣今與賊交  
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射者十手攢射欲不斃得乎是  
日中流矢死追贈建安縣侯諡曰忠襄習懋前世曹  
琰字敬珉孝祖族子也父道鸞宋衡陽王義季右軍長  
史琰少爲文帝所知見遇與琅邪王景文相埒前廢帝  
永光元年累遷黃門侍郎出爲山陽王休祐右軍長史  
南梁郡太守休祐入朝琰乃行府州事明帝泰始元年  
以休祐爲荊州會晉安王子勛反卽以琰爲豫州刺史



士人前右軍杜叔寶等並勸琰同逆琰素無部曲無以自立受制於叔寶二年正月帝遣輔國將軍劉劭西討之築長圍創攻道於東南角并作大蝦蟆車載土牛皮蒙之三百人推以塞塹十二月琰乃始降時琰有疾以板自輿諸將帥百縛請罪劭並撫宥之無所誅戮後除少府加給事中卒官琰性和雅靜素寡嗜慾諳前世舊事事兄甚謹少以名行見稱在壽陽被攻圍積時爲城內所懷附揚州刺史王景文征西將軍蔡興宗司空褚彥回並相與友善

彥回並相與友善

劉劭字伯猷彭城安上里人也祖懷義父穎之位並郡

守劭少有志節兼好文義家貧仕宋初爲廣州增城令稍遷鬱林太守大明初還都徐州刺史劉道隆請爲寧朔司馬竟陵王誕據廣陵爲逆劭隨道隆受沈慶之節度事平封金城縣五等侯除西陽王子尚撫軍參軍入直閣先是費沈伐陳擅不剋乃除劭龍驤將軍西江督護鬱林太守劭旣至隨宜翦定大致名馬并獻珊瑚連理樹上甚悅前廢帝卽位爲屯騎校尉又入直閣明帝卽位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勔爲逆四方響應劭以本官領建平王景素輔國司馬進據梁山會豫州刺史殷琰反叛召劭還都復兼山陽王休祐驃騎司馬致討時琰



嬰城固守自始春至于末冬勔內攻外禦戰無不捷善  
撫將帥以寬厚爲衆所依將軍王廣之求勔所自乘馬  
諸將並忿廣之貪冒勔以法裁之勔權笑卽解馬與  
廣之及琰請降勔約令三軍不得妄動城內士庶感悅  
咸曰來蘇還都拜太子右衛率封鄱陽縣侯遷右衛將  
軍行豫州刺史加都督後徵拜散騎常侍中領軍勔以  
世路糾紛有懷止足經始鍾嶺之南以爲栖息聚石蓄  
水髣髴丘中朝士雅素者多往游之明帝臨崩顧命以  
爲守尚書右僕射中領軍廢帝卽位加兵五百人元徽  
初月犯右執法太白犯上將或勸勔解職勔曰吾執心

行已無愧幽明若才輕任重災眚必及天道密微避豈  
能免桂陽王休範爲亂奄至建鄴加勔使持節鎮軍將  
軍置佐鎮扞石頭旣而賊衆屯朱雀航南右軍將軍王  
道隆率宿衛向朱雀聞賊已至急信召勔勔戰敗死之  
事平贈司空諡曰昭公子俊

俊字士操隨父征竟陵王誕於廣陵以功拜駙馬都尉  
後爲桂陽王征北中兵參軍與齊武帝同直殿內竝爲  
宋明帝所親待由是與武帝款好俊本名忱宋明帝多  
忌反語劉忱爲臨讎改名俊焉齊武帝嘗至俊宅晝卧  
覺俊自捧金澡罐受四升水以沃盥因以與帝前後所



納稱此後遷安遠護軍武陵內史郡南古江堤久廢峻  
修未畢而江水忽至百姓棄役奔走峻親率厲之於是  
乃立漢壽人邵榮興六世同爨峻表其門閭峻強濟有  
世調善於流俗蠻王田僮在山中年垂百餘歲南譙王  
義宣爲荊州僮出謁至是又謁峻明帝崩表求奔赴救  
帶郡還都吏人送者數千萬人峻人人執手係以涕泣  
百姓感之贈送甚厚桂陽之難加寧朔將軍助守石頭  
父勔於大航戰死峻時遇疾扶伏路次號哭求勔屍勔  
屍頂復傷缺峻割髮補之持喪墓側冬日不衣絮齊高  
帝代勔爲領軍素與勔善書譬峻殷勤抑勉建平王景

素反高帝總衆峻初免喪高帝召峻及弟愷入省欲使  
領支軍及見皆羸削改貌乃止霸業初建峻先致誠節  
沈攸之事起加輔國將軍後爲廣州刺史襲爵鄱陽縣  
侯武帝自尋陽還遇峻驩宴敘舊停十餘日乃下遣文  
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攝衣履備父友之敬齊受禪國  
除平西記室參軍夏侯恭叔上書以柳元景中興功臣  
劉劭殞身王事宜存封爵詔以與運隆替不容復厝意  
也初蒼梧廢高帝集議中華門見峻謂曰君昨直邪峻  
曰僕昨正直而之急在外至是上謂峻曰功名之際人  
所不忘卿昔在中華門答我何其欲謝世事峻曰臣世



受宋恩門荷齊眷非常之勳非臣所及敢不以實仰荅  
遷太子中庶子領越騎校尉時武帝在東宮每幸浚坊  
閑言至夕賜屏風帷帳武帝卽位改領軍將軍後拜司  
州刺史浚父劭討殷琰平壽陽無所犯害百姓德之爲  
立碑記浚步道從壽陽之鎮過劭碑拜敬涕泣於州下  
立學校得古禮器銅罍甌山銅罍罇銅豆鍾各二口  
獻之遷長兼侍中車駕數幸浚宅宅盛修山池造甕牖  
武帝著鹿皮冠披浚菟皮衾於牖中宴樂以冠賜浚至  
夜乃去後從駕登蔣山上數歎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  
糠之妻不下堂顧謂浚曰此況卿也世言富貴好改其

素情吾雖有四海今日與卿盡布衣之適浚起拜謝累  
遷始興王前軍長史平蠻校尉蜀郡太守行益州府州  
事初高帝輔政有意欲鑄錢以禪讓之際未及施行建  
元四年奉朝請孔顗上鑄錢均貨議辭證甚博其畧以  
爲食貨相通理勢自然李悝曰糴甚貴傷人甚賤傷農  
人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甚賤與甚貴其傷一也三吳  
國之關奧比歲時被水潦而糴不貴是天下錢少非穀  
穰賤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  
用而難用爲累輕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爲禍深人所盜  
鑄嚴法不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謂錢



無用之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  
不詳慮其爲患也自漢鑄五銖至宋文帝歷五百餘年  
制度世有廢興而不變五銖錢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  
之宜以爲開置泉府方牧貢金大興鎔鑄錢重五銖一  
依漢法若官鑄已布於人使嚴斷剪鑿輕小破缺無周  
郭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稱合銖兩銷以爲大利貧  
良之人塞姦巧之路錢貨旣均遠近若一百姓樂業市  
道無爭衣食滋殖矣時議多以錢貨輕轉少宜更廣鑄  
重其銖兩以防人姦高帝使諸州郡大市銅炭會晏駕  
事寢永明八年峻啓武帝曰南廣郡界蒙山下有城可

二頃地有燒鑪四所高一丈廣一丈五尺從蒙城度水  
南百許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銅又有古掘銅坑深二  
丈并居宅處猶存鄧通南安人漢文帝賜通嚴道縣銅  
山鑄錢今蒙山近在青衣水南青衣左側竝是故秦之  
嚴道地青衣縣文帝改名漢嘉且蒙山去南安二百里  
案此必是通所鑄近喚蒙山獠出云甚可經畧此議若  
立潤利無極并獻蒙山銅一片又銅石一片平州鑄鐵  
刀一口上從之遣使入蜀鑄錢得千餘萬功費多乃止  
峻仍代始興王鑑爲益州刺史監益寧二州諸軍事峻  
旣藉舊恩尤能承迎權貴賓客閨房供費奢廣罷廣司



二州領資貢獻家無留儲在蜀作金浴盆餘金物稱是  
罷任以本號還都欲獻之而武帝晏駕鬱林新立悛奉  
獻減少鬱林知之諷有司收悛付廷尉將加誅戮明帝  
啓救之見原禁錮終身雖見廢黜而賓客日至海陵卽  
位以白衣除兼左戶尚書尋除正明帝立加領驍騎將  
軍復故官駙馬都尉悛歷朝見恩遇高帝爲鄱陽王鏘  
納悛妹爲妃明帝又爲晉安王寶義納悛女爲妃自此  
連姻帝室王敬則反悛出守琅邪城轉五兵尚書悛兄  
弟以父死朱雀航終身不行此路明帝崩東昏卽位改  
授散騎常侍領驍騎將軍尚書如故衛送山陵路經朱

雀航感慟至曲阿而卒贈太常常侍都尉如故諡曰敬  
子再替不嘗鹽酒介寒寒而日劉公  
子孺字孝稚幼聰敏七歲能屬文年十四居喪毀瘠骨  
立宗黨咸異之叔父瑱爲義興郡攜以之官常置坐側  
謂賓客曰此吾家明珠也及長美風采性通和雖家人  
不見其喜愠本州召迎主簿起家  
中軍法曹行參軍時  
鎮軍沈約聞其名引爲主簿恒與游宴賦詩大爲約所  
嗟賞累遷太子中舍人孺少好文章性又敏速嘗在御  
坐爲李賦受詔便成文不加點梁武帝甚稱賞之後侍  
宴壽光殿詔羣臣賦詩時孺與張率竝醉未及成帝取



孺手板題戲之曰張率東南美劉孺洛陽才攬筆便應  
就何事久遲回其見親愛如此遷中書郎兼中書通事  
舍人歷太子中庶子尚書吏部郎累遷散騎常侍左戶  
尚書大同五年守吏部尚書出爲晉陵太守在郡和理  
爲吏人所稱入爲侍中後復爲吏部尚書母憂以毀卒  
謚曰孝子孺少與從兄苞孝綽齊名苞早卒孝綽數坐  
免黜位竝不高唯孺貴顯有文集二十卷孺弟覽坐閒  
覽字孝智十六通老易位中書郎以所生母憂廬于墓  
常再朞不嘗鹽酪食麥粥而已隆冬止著單布衣家人  
慮不勝喪中夜竊置炭於牀下覽因暖得寐及覺知之

號慟歐血梁武帝聞其至性數使省視服闋除尚書左  
丞性聰敏尚書令史七百人一見竝記名姓當官清正  
無所私從兄吏部郎孝綽在職頗通贓貨覽劾奏免官  
孝綽怨之常謂人曰犬噬行路覽噬家人出爲始興內  
史居郡尤勵清節復爲左丞卒官覽弟遵  
遵字孝陵少清雅有學行工屬文爲晉安王綱宣惠雲  
麾二府記室甚見賓禮王立爲皇太子仍除中庶子遵  
自隨蕃及在東宮以舊恩偏蒙寵遇時輩莫及卒官皇  
太子深悼惜之與遵從兄陽羨令孝儀令曰賢從弟中  
庶奄至殞逝痛可言乎其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內舍玉



潤外表瀾清言行相符終始如一文史該富琬琰爲心  
辭章博贍玄黃成采旣以鳴謙表性又以難進自居吾  
昔在漢南連翩書記及忝朱方從容坐首鷁舟乍動朱  
鷺徐鳴未嘗一日而不追隨一時而不會遇益者三友  
此寔其人及弘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人結去思野  
多馴雉此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五德其見愛賞如此  
苞字孝嘗一字孟嘗悛弟子也父愷位太子中庶子苞  
三歲而孤至六七歲見諸父常泣時伯父悛繪等竝顯  
貴其母謂其畏憚怒之苞曰早孤不及有識聞諸父多  
相似故心中悲耳因而歔歔母亦悲慟初苞父母及兩

兄相繼亡歿悉假瘞焉苞年十六始移墓所經營改葬  
不資諸父奉君母朱夫人及所生陳氏竝扇席溫枕叔  
父繪常歎服之少好學能屬文家有舊書例皆殘蠹手  
自編緝筐篋盈滿梁初以臨川王妃弟故自征虜主簿  
遷右軍功曹累遷太子洗馬掌書記侍講壽安殿及從  
兄孝綽等竝以文藻見知多預宴坐受詔詠天泉池荷  
及採菱調下筆卽成天監十年卒臨終呼友人南陽劉  
之遴託以喪事從儉苞居官有能名性和直與人交面  
折其非退稱其美士友咸以此歎惜之

繪字士章愷弟也初爲齊高帝行參軍帝歎曰劉公爲



不亡也及豫章王疑鎮江陵繪爲鎮西外兵參軍以文  
義見禮時琅邪王綱爲功曹以吏能自進疑謂僚佐曰  
吾雖不能得應嗣陳蕃然閣下自有二驥也性通悟出  
爲南康相郡人有姓賴所居名穢里刺謁繪繪戲嘲之  
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此人應聲曰未審孔丘何闕而  
居闕里繪嘿然不荅亦無忤意歎其辯速後歷位中書  
郎掌詔誥敕助國子祭酒何侑撰修禮儀永明末都下  
人士盛爲文章談義皆湊竟陵西邸繪爲後進領袖時  
張融以言辭辯捷周顒彌爲清綺而繪音采不贍麗雅  
有風則時人爲之語曰三人共宅夾清漳張南周北劉

中央言其處二人間也魚復侯子響誅後豫章王疑欲  
求葬之召繪爲表言其事繪須臾便成疑歎曰禰衡何  
以過此唯足八字云提攜鞠養俯見成人後魏使至繪  
以辭辯被敕接使事畢當撰語辭繪謂人曰無論潤色  
未易但得我語亦難矣隆昌中兄悛坐事將見誅繪伏  
闕請代兄死明帝輔政救之乃免死明帝卽位爲太子  
中庶子安陸王寶暉爲湘州以繪爲冠軍長史長沙內  
史行湘州事寶暉妃悛女也寶暉愛其侍婢繪奪取其  
以啓聞寶暉以爲恨與繪不協遭母喪去官有至性服  
闋爲晉安王征北長史南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及梁武



起兵朝廷以繪爲雍州刺史固讓不就衆以朝廷昏亂爲之寒心繪終不受乃改用張欣泰轉繪建安王車騎長史行府國事及東昏見殺城內遣繪及國子博士范雲等齎其首詣梁武帝於石頭轉大司馬從事中郎卒子孝綽只云四傳繪之孫也孝綽字孝綽本名冉幼聰敏七歲能屬文舅齊中書郎王融深賞異之與同載以適親友號曰神童融每日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卽孝綽小字也父繪齊時掌詔誥孝綽時年十四繪常使代草之父黨沈約任昉范雲等聞其名命駕造焉昉尤相賞好范雲年長繪

十餘歲其子孝才與孝綽年並十四五及雲遇孝綽便申伯季乃命孝才拜之兼善草隸自以書似父乃變爲別體梁天監初起家著作佐郎爲歸沐詩贈任昉昉報曰彼美洛陽子投我懷秋作詎慰耄嗟人徒深老夫託直史兼褒貶轄司專疾惡九折多美疹匪報庶良藥其爲名流所重如此後遷兼尚書水部郎奉啓陳謝手敕荅曰美錦未可便製簿領亦宜稍習頃之卽真武帝時因宴幸令沈約任昉等言志賦詩孝綽亦見引嘗侍宴於坐作詩七首武帝覽其文篇篇嗟賞由是朝野改觀累遷祕書丞武帝謂舍人周捨云第一官當知用第一



人故以孝綽居此職後爲太子僕掌東宮管記時昭明太子好士愛文孝綽與陳郡殷芸吳郡陸倕琅邪王筠彭城到洽等同見禮太子起樂賢堂乃使先圖孝綽太子文章羣才咸欲撰錄太子獨使孝綽集而序之遷兼廷尉卿初孝綽與到溉兄弟甚狎溉少孤宅近僧寺孝綽往溉許適見黃卧具孝綽謂僧物色也撫手笑溉知其旨奮拳擊之傷口而去又與洽同游東宮孝綽自以才優於洽每於宴坐嗤鄙其文洽深銜之及孝綽爲廷尉攜妾入廷尉其母猶停私宅洽尋爲御史中丞遣令史劾奏之云攜少妹於華省棄老母於下宅武帝爲隱

其惡改妹字爲姝孝綽坐免官諸弟時隨蕃皆在荆雍乃與書論共洽不平者十事其辭皆訴到氏又寫別本封至東宮昭明太子命焚之不開視孝綽免職後武帝數使僕射徐勉宣旨慰撫之每朝宴常預焉及武帝爲籍田詩又使勉先示孝綽時奉詔作者數十人帝以孝綽詩工卽日起爲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參軍遷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坐受人絹一束爲餉者所訟左遷信威臨賀王長史晚年忽忽不得志後爲祕書監初孝綽居母憂冬月飲冷水因得冷癖以大同五年卒官年五十九孝綽少有盛名而仗氣負才多所陵忽有不合意極



言詆訾領軍臧盾大府卿沈僧叟等竝被時遇孝綽尤輕之每於朝集會同處公卿間無所與語反呼騶卒訪道途間事由此多忤於物前後五免孝綽辭藻爲後進所宗時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徧好事者咸傳誦寫流聞河朔亭苑柱壁莫不題之文集數十萬言行於時兄弟及羣從子姪當時有七十人竝能屬文近古未之有也其三妹一適琅邪王叔英一適吳郡張嶠一適東海徐悝竝有才學悝妻文允清拔所謂劉三娘者也悝爲晉安郡卒喪還建鄴妻爲祭文辭甚悽愴悝父勉本欲爲哀辭及見此文乃閣筆

孝綽子諒字求信小名春少好學有文才尤悉晉代故事時人號曰皮裏晉書位中書宣城王記室爲湘東王所善王嘗游江濱歎秋望之美諒對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王有目疾以爲刺已應曰卿言目眇眇以愁予邪從此嫌之  
孝綽弟潛字孝儀幼孤與諸兄弟相勗以學竝工屬文孝綽嘗云三筆六詩三卽孝儀六謂孝威也舉秀才累遷尚書殿中郎敕令製雍州平等寺金像碑文甚宏麗晉安王綱鎮襄陽引爲安北功曹史及王爲皇太子仍補洗馬遷中舍人出爲陽羨令甚有稱績後爲中書郎



以公事左遷安西諮議參軍兼散騎常侍使魏還除中書郎累遷尚書左丞長兼御史中丞在職多所彈糾無所顧望當時稱之出爲臨海太守時政網踈闊百姓多不遵禁孝儀下車宣下條制勵精綏撫境內翕然風俗大變入遷都官尚書太清元年出爲豫州內史侯景寇建鄴孝儀遣子勵帥郡兵三千隨前衡州刺史韋粲入援及宮城不守孝儀爲前歷陽太守莊鐵所逼失郡卒孝儀爲人寬厚內行尤篤第二兄孝熊早卒孝儀奉寡嫂甚謹家內巨細必先諮決與妻子朝夕供事未嘗失禮時人以此稱之有文集二十卷行於世第五弟孝勝

位尚書右丞兼散騎常侍聘魏還爲安西武陵王紀長史蜀郡太守紀僭號於蜀以爲尚書僕射隨紀出峽口兵敗被執元帝宥之以爲司徒右長史第六弟孝威氣調爽逸風儀俊舉初爲安北晉安王法曹後爲太子洗馬中舍人庶子率更令竝掌管記大同中白雀集東宮孝威上頌甚美太清中遷中庶子兼通事舍人及侯景寇亂隨司州刺史柳仲禮至安陸卒第七弟孝先位武陵王主簿與兄孝勝俱隨紀軍出峽口兵敗元帝以爲黃門郎遷侍中潘暹王叔武蜀封諡王爲齊即帝初精瑱字士溫繪弟也少有行業文藻篆隸丹青竝爲當世



所稱時有榮陽毛惠遠善畫馬瑱善畫婦人竝爲當世第一瑱妹爲齊鄱陽王妃伉儷甚篤王爲齊明帝所誅妃追傷遂成痼疾醫所不療有陳郡殷蒨善寫人面與真不別瑱令蒨畫王形像并圖王平日所寵姬共照鏡狀如欲偶寢瑱乃密使媼妬示妃妃視畢仍唾之因罵云故宜其早死於是恩情卽歇病亦除差寵姬亦被廢苦因卽以此畫焚之瑱仕齊歷尚書吏部郎義興太守先繪卒時示蒨

論曰當太始之際二殷去就不同原始要終各以名節自立孝祖翫敵而亡蓋其宜也劉劭出征久撫所在流譽行已之節赴蹈爲期雖古之忠烈亦何以加此悛至性過人繪辭義克舉諸子各擅雕龍當年方駕文采之盛殆難繼乎孝綽中葍爲尤可謂人而無儀者矣



所稱時有妻楊氏...  
 第一瑱妹為...  
 妃追傷遂成廢...  
 真不別瑱今...  
 狀如彼偶寢...  
 云故宜其早死...  
 若因即以此...  
 蓋邨難繼平...  
 邨人餘難美...  
 南史卷三十九

南史卷三十九考證

殷琰傳司空褚彥回○監本缺褚字今增正

劉俊子孺傳字孝稚○孝一本作季今从梁書

劉孝綽弟潛傳第二兄孝熊○熊梁書作能

劉瑱傳寵姬亦被廢苦○寵一本作此

南史卷三十九

南陽太守義

劉毅與字

威建大功

之北奔畫



隱莊書寶殿亦刻刻苦○讀一本於此

隱幸餘策晉書卷二只字論○讀少音訓

隱對千需對字華對○卷一○本於今人聚書

隱莊對同空齋對回○讀本姓前字今讀五

南史卷三十九考證

南史卷四十九

唐察并與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三十

精之魯爽

從子深

鄧琬

劉胡

陳宗越  
吳喜  
黃回

魯爽小字女生扶風郿人也祖宗之字彥仁仕晉官至

南陽太守義熙元年起義以功為雍州刺史宋武帝討

劉毅與宗之因會江陵封南陽郡公自以非武帝舊隸

屢建大功有自疑之志會司馬休之見討猜懼因與休

之北奔盡室入姚氏頃之病卒父軌一名象齒便弓馬



膂力絕人爲竟陵太守隨父入姚氏及武帝定長安軌  
休之北奔魏魏以軌爲荊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孝武  
鎮襄陽軌遣親人程整奉書規欲歸南致誠以殺劉康  
祖徐湛之父不敢歸文帝累遣招納許以爲司州刺史  
爽少有武藝魏太武知之常置左右及軌死爽代爲荊  
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麤中使酒數有過失太武怒將  
誅之爽懼密懷歸南計次弟秀小字天念頗有意畧仕  
魏以軍功爲中書郎封廣陵侯或告太武鄴人欲反復  
遣秀檢察并燒石季龍殘餘宮殿秀常乘驛往返是時  
病還遲爲太武所詰秀復恐懼太武尋南攻因從度河

先是廣平人程天祚爲殿中將軍有武力元嘉二十七  
年助戍彭城爲魏軍所獲以善針術深被太武賞愛封  
南安公常置左右恒勸秀南歸秀納之及太武北還與  
爽俱來奔文帝悅以爽爲司州刺史秀爲滎陽潁川二  
郡太守是歲元嘉二十八年也魏毀其墳墓明年四月  
入朝時太武已崩上更謀經略五月遣爽秀及程天祚  
等出許洛王玄謨攻碣磔不拔敗退爽亦收衆南還三  
十年元凶弒逆南譙王義宣起兵入討爽與雍州刺史  
臧質俱詣江陵事平以爽爲豫州刺史加都督至壽陽  
便曲意賓客爵命士人畜仗聚馬如寇將至元凶之爲



逆也秀在建鄴元凶謂秀曰我爲卿誅徐湛之矣方相  
委任以秀爲右將軍使攻新亭秀因此歸順孝武卽位  
以爲司州刺史加都督領汝南太守孝建元年二月義  
宣與爽謀反報秋當同舉爽狂酒乖謬卽日便起兵使  
其衆戴黃標稱建平元年竊造法服義宣質聞爽已處  
分便狼狽同反爽於是送所造輿服詣江陵板義宣及  
臧質等文曰丞相劉今補天子名義宣車騎臧今補丞  
相名質平西朱今補車騎名修之皆板到奉行義宣駭  
愕爽所送法物並留竟陵縣不聽進使爽直出歷陽自  
采石濟軍與質水陸俱下左軍將軍薛安都與爽相遇

刺殺之傳首建鄴進平壽陽子弟並伏誅

薛安都河東汾陰人也世爲強族族姓有三千家父廣  
爲宗豪宋武帝定關河以爲上黨太守安都少以勇聞  
身長七尺八寸便弓馬仕魏以軍功爲雍州秦州都統  
元嘉二十一年來奔求北還構扇河陝文帝許之孝武  
鎮襄陽板爲北弘農太守魏軍漸強安都乃歸襄陽二  
十七年隨王誕板安都爲建武將軍隨柳元景向關陝  
率步騎居前所向剋捷後孝武伐逆安都領馬軍與柳  
元景俱發孝武踐阼除右軍將軍率所領騎爲前鋒直  
入殿庭以功封南鄉縣男安都初征關陝至日口夢仰



視天見天門開謂左右曰汝等見天門開不至是歎曰  
夢天門開乃中興之象邪從弟道生亦以軍功爲大司  
馬參軍犯罪爲秣陵令庾淑之所鞭安都大怒卽日乃  
乘馬從數十人令左右執稍欲往殺淑之行至朱雀航  
逢柳元景遙問曰薛公何之安都躍馬至車後曰小子  
庾淑之鞭我從弟今指往刺殺之元景慮其不可駐車  
給之曰小子無宜適卿往與手甚快安都旣回馬元景  
復呼之令下馬入車因讓之曰卿從弟服章言論與寒  
細不異且人身犯罪理應加罰卿爲朝廷勳臣云何放  
恣輒於都邑殺人非惟科律所不容主上亦無辭相宥

因載俱歸安都乃止其年以憚直免官孝建元年除左  
軍將軍及魯爽反叛遣安都及沈慶之濟江安都望見  
爽便躍馬大呼直往刺之應手倒左右范雙斬爽首爽  
世梟猛咸云萬人敵安都單騎直入斬之而反時人皆  
云關羽斬顏良不是過也進爵爲侯時王玄謨拒南郡  
王義宣臧質於梁山安都復領騎爲支軍義宣遣將劉  
謏及臧質攻玄謨玄謨命衆軍擊之使安都引騎出賊  
陣右橫擊陷之賊遂大潰轉太子右衛率大明元年魏  
軍向無鹽遣安都領馬軍東陽太守沈法系統水軍並  
授徐州刺史申坦節度時魏軍已去坦求回軍討任榛



見許會天旱水泉多竭人馬疲困不能遠追安都法系  
白衣領職坦繫尚方任榛大抵在任城界積世逋叛所  
聚棘榛深密難爲用師故能久自保藏屢爲人患安都  
明年復職改封武昌縣侯景和元年爲平北將軍徐州  
刺史加都督明帝卽位安都舉兵同晉安王子勛時安  
都從子索兒在都明帝以爲左軍將軍直閤安都將爲  
逆遣報之又遣人至瓜步迎接時右衛將軍柳光世亦  
與安都通謀二人俱逃攜安都諸子及家累席卷北奔  
青州刺史沈文季冀州刺史崔道固並皆同反明帝遣  
齊高帝率前將軍張永等北討所至奔散斬薛索兒時

武衛將軍王廣之領軍隸劉劭攻殷琰於壽陽道固部  
將傅靈越爲廣之軍人所禽厲聲曰我傅靈越也汝得  
賊何不卽殺時生送詣劭躬自慰勞詰其叛逆對曰  
九州唱義豈獨在我劭又問卿何不早歸天闕乃逃命  
草間靈越曰薛公舉兵淮北威震天下不能專任智勇  
委付子姪致敗之由實在於此人生歸於一死實無面  
求活動壯其意送還建鄴明帝欲加原宥靈越辭對如  
一終不回改乃殺之靈越清河人也子勛平定安都遣  
別駕從事史畢衆愛下邳太守王煥等奏啓事詣明帝  
歸歎索兒之死也安都使柳光世守下邳至是亦率所



領歸降帝以四方已平欲示威於淮外遣張永沈攸之以重軍迎安都懼不免罪遂降魏  
深安都從子也本名道深避齊高帝偏諱改焉安都以彭城降魏親族皆入北高帝鎮淮陰深遁來委身自結於高帝果幹有氣力宋元徽末以軍功至驍騎將軍軍主封竟陵侯沈攸之之難齊高帝入朝堂豫章王嶷代守東府使深領軍屯司徒右府分備建鄴袁粲據石頭豫章王嶷夜登西門遙呼深深驚起率軍赴難高帝卽位除淮陰太守尋爲直閣將軍轉太子左率武帝卽位遷左衛將軍隆昌元年爲司州刺史右將軍卒

鄧琬字元琰豫章南昌人也父楨之宋孝武征虜長史光祿勳孝武起義初琬爲南海太守以弟瓊與臧質同逆遠徙仍亭廣州久之得還歷位丹陽丞大明七年車駕幸歷陽追思在蕃之舊擢琬爲給事黃門侍郎明年出爲晉安王子勛鎮軍長史尋陽內史行江州事前廢帝以文帝孝武並次居第三以登極位子勛次第旣同深致嫌疑因何邁之謀乃遣使齎藥賜死使至子勛典籤謝道邁主帥潘欣之侍書褚靈嗣等馳以告琬泣涕請計琬曰身南土寒士蒙先帝殊恩以愛子見託當以死報効景和元年冬子勛戎服出廳事宣旨欲舉兵四



坐未荅錄事參軍陶亮曰請効死前驅衆並奉旨會明  
帝定亂進子勛號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令書至諸  
佐史並喜造琬曰暴亂旣除殿下又開黃閣實爲公私  
大慶琬以子勛次第居三又以尋陽起事有符孝武理  
必萬剋乃取令書投地曰殿下當開端門黃閣是吾徒  
事耳衆並駭愕琬與陶亮等繕甲器徵兵四方郢州刺  
史安陸王子綏荊州刺史臨海王子頊會稽太守尋陽  
王子房雍州刺史袁顓梁州刺史柳元怙益州刺史蕭  
惠開廣州刺史袁曇遠徐州刺史薛安都青州刺史沈  
文季冀州刺史崔道固湘州行事何慧文吳郡太守顧

琛吳興太守王曇生晉陵太守袁標義興太守劉延熙  
並同叛逆琬乃建牙於桑尾傳檄建鄴購明帝萬戶侯  
布絹二萬疋金銀五百斤其餘各有差明帝遣荊州典  
籤邵宰乘驛還江陵經過襄陽袁顓馳書報琬勸勿解  
甲并奉勸子勛卽僞位琬乃稱說符瑞令顧昭之撰爲  
瑞命記造乘輿御服立宗廟設壇場矯作崇憲太后璽  
令羣僚上僞號於子勛泰始二年正月七日卽位於尋  
陽城改景和三年爲義嘉元年其日雲雨晦合行禮忘  
稱萬歲取子勛所乘車除腳以爲輦置僞殿之西其夕  
有鴟棲其中鴟集其幟又有禿鶩鳥集城上拜安陸王



子綏爲司徒因雷電晦冥震其黃閣柱鴟尾墮地又有  
鴟棲其帳上琬性鄙闇貪吝過甚財貨酒食皆身自量  
校至是父子並賣官鬻爵使婢僕出市道販賣酣歌博  
奕日夜不休賓客到門者歷旬不得前內事悉委褚靈  
嗣等三人羣小競爲威福士庶忿怨內外離心矣明帝  
遣領軍將軍王玄謨領水軍南討吳興太守張永爲繼  
尚書下符奉詔以四王幼弱不幸陷難兵交之日不得  
妄加侵犯若有逼損誅翦無貸琬遣孫沖之等前鋒一  
萬據赭圻沖之於道與子勛書欲沿流挂帆直取白下  
請速遣陶亮衆軍相接分據新亭亮本無幹略聞建安

王休仁自上殷孝祖又至不敢進及孝祖中流矢死沈  
攸之代爲前鋒沖之謂陶亮曰孝祖梟將一戰便死天  
下事定矣不須復戰便當直取京都亮不從明帝遣員  
外散騎侍郎王道隆至赭圻督戰衆軍奮擊大破之琬  
又遣豫州刺史劉胡來屯鵠尾胡宿將攸之等甚憚之  
胡鄉人蔡那倭長生張敬兒各領軍隸攸之在赭圻胡  
因與那等共語那等說令歸順胡回軍入鵠尾無他權  
略建安王休仁自武檻進據赭圻時胡等兵衆強盛遠  
近疑惑明帝欲綏慰人情遣吏部尚書褚彥回至武檻  
選用將帥以下申謙杜幼文因此求黃門沈懷明劉亮



南史卷四十一 列傳  
求中書郎建安王休仁即使彥回擬選上不許曰忠臣  
殉國不謀其報臨難以干朝典豈爲下之節沈攸之等  
與劉胡相持久不決上又遣强弩將軍任農夫等領兵  
繼至攸之繕修船舸板材不周計無所出會琬送五千  
片榜供胡軍用俄而風潮奔迅榜突柵出江湖等力不  
能制趨流而下泊攸之等營於是材板大足琬進袁顓  
都督征討諸軍事率樓船千艘來入鵲尾張興世建議  
越鵲尾上據錢溪斷其糧道胡累攻之不能剋乃遣龍  
驤將軍陳慶領三百舸向錢溪戒慶不須戰陳慶至錢  
溪不敢攻越溪於梅根立砦胡別遣將王起領百舸攻

興世擊大破之胡率其餘舸馳還顓更使胡攻興世休  
仁因此命沈攸之吳喜倭長生劉靈遺劉伯符等進攻  
濃湖造皮艦千乘拔其營柵苦戰移日大破之顓被攻  
急馳信召胡令還張興世旣據錢溪江路阻斷胡軍乏  
食琬大送資糧畏興世不敢下胡遣將迎之爲錢溪所  
破夜走徑趣梅根顓聞胡走亦棄衆西奔至青林見殺  
琬惶擾無計時張悅始發兄子浩喪乃稱疾呼琬計事  
令左右伏甲戒之若聞索酒便出琬至謀斬晉安王封  
府庫以謝罪悅曰寧可賣殿下求活邪因呼求酒再呼  
左右震懾不能應第二子詢提刀出餘人續至卽斬琬



悅因齎琬首詣建安王休仁降蔡那子道深以父爲明  
帝効力被繫作部因亂脫鎖入城執子助囚之沈攸之  
諸軍至江州斬子助於桑尾牙下傳首建鄴劉胡走入  
沔竟陵郡丞陳懷直憲子也斷道邀之胡人馬旣疲困  
因隨懷直入城告渴得酒飲酒畢引佩刀自刺不死斬  
首送建鄴張興世弟僧彥追殺懷直取胡首竊有其功  
荊州聞濃湖平更議奉子頊奔益州就蕭惠開典籤阮  
道預邵宰不同曰雖復欲西豈可得至遣使歸罪荊州  
中從事宗景土人姚儉等勒兵入城執子頊以降  
劉胡南陽涅陽人也本以面坳黑似胡故名坳胡及長  
單名胡焉出身郡將稍至隊主討伐諸蠻往無不捷蠻  
甚畏憚之明帝卽位除越騎校尉蠻畏之小兒啼語云  
劉胡來便止

宗越南陽葉人也本爲南陽次門安北將軍趙倫之鎮  
襄陽襄陽多雜姓越更被黜爲役門出身補郡吏父爲  
蠻所殺越於市中刺殺讐人太守夏侯穆嘉其意擢爲  
隊主蠻有爲寇盜者常使越討伐往輒有功家貧無以  
市馬刀楯步出單身挺戰衆莫能當每一捷郡將輒賞  
錢五千因此得買馬元嘉二十四年啓文帝求復次門  
移戶屬冠軍縣許之二十七年隨柳元景侵魏領馬幢



隸柳元怙有戰功還補後軍參軍督護隨王誕戲之曰  
汝何人遂得我府四字越荅曰佛狸未死不憂不得諮  
議參軍誕大笑孝武卽位以爲江夏王義恭大司馬行  
參軍濟陽太守臧質魯爽反朝廷致討越戰功居多追  
奔至江陵時荊州刺史朱修之未至越多所誅戮又逼  
略南郡王義宣子女坐免官繫尚方尋被宥追論前功  
封范陽縣子大明三年爲長水校尉竟陵王誕據廣陵  
反越領馬軍隸沈慶之攻誕及城陷孝武使悉殺城內  
男丁越受旨行誅躬臨其事莫不先加捶撻或有鞭其  
面者欣欣然若有所得凡殺數千人改封始安縣子前

廢帝景和元年進爵爲侯召爲游擊將軍直閣領南濟  
陰太守改領南東海太守帝凶暴無道而越譚金童太  
一並爲之用命誅戮羣公及何邁等莫不盡心竭力故  
帝憑其爪牙無所忌憚賜與越等美女金帛充牣其家  
越等武人麤強識不及遠感一往意氣皆無復二心帝  
時南巡明日旦便發其夕悉聽越等出外宿明帝因此定  
亂明晨越等並入被撫接甚厚越改領南濟陰太守本  
官如故越等旣爲廢帝盡心慮明帝不能容之上接待  
雖厚內並懷懼上意亦不欲使其居中從容謂曰卿遭  
離暴朝勤勞日久兵馬大郡隨卿等所擇越等素已自



疑及聞此旨皆相顧失色因謀作難以告沈攸之攸之具白帝卽日下獄死越善立營陣每數萬人止頓自騎馬前行使軍人隨其後馬止營合未嘗參差及沈攸之代殷孝祖爲南討前鋒時孝祖新死衆心並懼攸之歎曰宗公可惜故有勝人處而性嚴酷好行刑誅時王玄謨御下亦少恩將士爲之語曰寧作五年徒不逐王玄謨玄謨猶尚可宗越更殺我譚金在魏時與薛安都有舊後出新野居牛門村及安都歸國金常隨征討副安都排堅陷陣氣力兼人孝建三年爲屯騎校尉直閣領南清河太守景和元年前廢帝誅羣公金等並爲之用

封金平都縣男童太一宜陽縣男沈攸之東興縣男越州里又有武念佼長生曹欣之蔡那並以將帥顯武念位至南陽太守長生寧蠻校尉曹欣之驍騎將軍蔡那見子道恭傳

吳喜吳興臨安人也本名喜公明帝減爲喜出身爲領軍府白衣吏少知書領軍將軍沈演之使寫起居注所寫旣畢闇誦略皆上口演之嘗作讓表未奏失本喜經一見卽寫無所漏脫演之甚知之因此涉獵史漢頗見古今演之門生朱重人入爲主書薦喜爲主書吏進爲主圖令史文帝嘗求圖書喜開卷倒進之帝怒遣出會



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征蠻啓文帝請喜自隨爲孝武所知稍遷至河東太守殿中御史明帝卽位四方反叛喜請得精兵三百致死於東帝大悅卽假建武將軍簡羽林勇士配之議者以喜刀筆吏不當爲將不可遣中書舍人巢尚之曰喜隨沈慶之累經軍旅性旣勇決又習戰陣若能任之必有成績喜乃東討喜在孝武世旣見驅使性寬厚所至人並懷之及東討百姓聞吳河東來便望風降散故喜所至剋捷遷步兵校尉封竟陵縣侯東土平定又率所領南討遷尋陽太守泰始四年改封東興縣侯除右軍將軍淮陽太守兼太子左衛率五

年轉驍騎將軍太守兼率如故其年大破魏軍於荆亭六年又率軍向豫州拒魏軍加都督豫州諸軍事明年還建鄴初喜東征白明帝得尋陽王子房及諸賊帥卽於東臬斬東土旣平喜見南賊方熾慮後翻覆受禍乃生送子房還都凡諸大主帥顧琛王曇生之徒皆被全活上以喜新立大功不問而心銜之及平荊州恣意剽虜贓私萬計又嘗對客言漢高魏武本是何人上聞之益不悅後壽寂之死喜內懼因乞中散大夫上尤疑之及上有疾爲身後之慮疑其將來不能事幼主乃賜死上召入內殿與言謔酬接甚欸賜以名饌並金銀御器



南史卷四十一 齊本紀第四十一 及傳 三十三  
敕將命者勿使食器宿喜家上素多忌諱不欲令食器  
停凶禍之室故也及喜死發詔賻贈子徽人襲  
黃回竟陵郡軍人也出身充郡府雜使稍至傳教臧質  
爲郡轉爲齋帥及去職以回自隨質討元凶回隨從有  
功免軍戶後隨質於梁山敗走被錄遇赦因下都於宣  
陽門與人相打詐稱江夏王義恭馬客被鞭二百付右  
尚方會中書舍人戴明寶被繫差回爲戶伯奉事明寶  
竭心盡力明寶尋得原散委任如初啓免回以領隨身  
隊統知宅及江西墅事性巧觸類多能明寶甚寵任之  
回拳捷果勁勇力兼人在江西與諸楚子相結屢爲劫

盜會明帝初卽位四方反叛明寶啓帝使回募江西楚  
人得快手八百隸劉勔西討累遷至將校以功封葛陽  
縣男元徽初桂陽王休範爲逆回以屯騎校尉領軍隸  
齊高帝於新亭創詐降之計回見休範可乘謂張敬兒  
曰卿可取之我誓不殺諸王敬兒卽日斬休範事平進  
爵爲侯改封聞喜縣四年遷冠軍將軍南琅邪濟陽二  
郡太守建平王景素反回又率軍前討城平之日回軍  
先入又以景素讓張敬兒奴倪奴明年遷右軍將軍沈  
攸之反以回爲平西將軍郢州刺史率衆出新亭爲前  
鋒未發而袁粲據於石頭不從齊高帝回與新亭諸將



任侯伯彭文之王宜興等謀應粲攻高帝於朝堂事既不果高帝撫之如舊回與宜興素不協斬之宜興吳興人也形狀短小而果勁有膽力少年時爲劫不須伴郡縣討逐圍繞數十重終莫能擒嘗舞刀楯回使十餘人以水交灑不能著明帝泰始中爲將在壽陽間與魏戰每以少制多挺身深入以平建平王景素功封長壽縣男至是爲屯騎校尉見殺回進軍未至郢州而沈攸之敗走回不樂停郢州固求南兗遂率部曲輒還改封安陸郡公徙南兗州刺史加都督齊高帝以回專殺終不附己乃使召之及上車愛妾見赤光冠其頭至足苦止

不肯住及至見誅回旣貴祇事戴明寶甚謹言必自名未嘗敢坐躬至帳下及入內料檢有無隨乏供送以此爲常回同時爲將有南郡高道慶凶險暴橫求欲無已有失意者輒加捶拉往往有死者朝廷畏之如虎狼齊高帝與袁粲等議收付廷尉賜死

論曰凶人之濟其身業非世亂其莫由焉魯爽以亂世之請而行之於平日其取敗也宜哉安都自致奔亡亦爲幸矣鄧琬以亂濟亂終致顛隕宗越釁稔惡盈旋至夷戮各其職也吳喜以定亂之功勞未酬而禍集黃回以助順之志福未驗而災生唯命也哉



以既即之流詠未就而天主葬命也結  
 夷遷谷其相也夫...  
 為幸矣澄擬以...  
 之請而許之...  
 歸曰凶人之...  
 高帝與袁粲...  
 育大憲去...  
 為常回同...  
 未嘗...  
**南史卷四十一**  
 景...  
 加...  
 寶...  
 言...

南史卷四十考證

薛安都傳父廣為宗豪宋武帝定關河以為上黨太守

○北史作父廣晉上黨太守

元嘉二十一年來奔○北史真君五年與東雍州刺史

沮渠康謀逆事發奔宋

青州刺史沈文季○季北史作秀

明帝遣齊高帝率前將軍張永等北討○北史作明帝

遣將張永討安都

黃回傳竟陵郡軍人也○郡南本作都



黃回鞠京刻器重八石之於南木非楷

畫釋錄永初文賦

即帝徵齊高帝奉前策軍承天於北信之共史於四帝

青州博史出支卷之空本史首志

出史中書或化與不家

武... 與東... 陳史

南史卷四十考證

南史卷四十考證

南史卷四十一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三十一

齊宗室

衡陽元王道度繼子鈞始安貞王道生

始安王遙光子幾曲江公遙欣

安陸昭王綯子國貴人新吳侯景先

南豐伯赤斧子穎情衡陽公謙

臨汝侯坦之

衡陽元王道度齊高帝長兄也始與高帝俱受學於雷

乾隆四年校刊

南史卷四十一

考證



次宗宣帝問次宗二子學業次宗荅曰其兄外朗其弟內潤皆良璞也仕宋位安定太守卒齊建元元年高帝追加封諡無子高帝以第十一子鈞繼

鈞字宣禮年五歲所生區貴人病便加慘悴左右依常以五色餠餽之不肯食曰須侍媿差年七歲出繼衡陽元王見高帝未拜便涕泗橫流高帝執其手曰伯叔父猶父勿怨所以令汝出繼以汝有意堪奉蒸嘗故耳卽敕外如先給通幃車雉尾扇等事事依正王區貴人卒居喪盡禮服闋當問訊武帝尪羸骨立登車三上不能升乃止典籤曹道人具以聞武帝卽幸鈞邸見之愴然

還謂褚綦曰昨見衡陽猶奇毀損卿可數相撫悅先是貴人以華釵厨子并剪刻錦繡中倒炬鳳皇蓮芰星月之屬賜鈞以爲玩弄貴人亡後每歲時及朔望輒開視再拜哽咽見者皆爲之悲性好學善屬文與琅邪王智深以文章相會濟陽江淹亦遊焉武帝謂王儉曰衡陽至須文學當使華實相稱不得止取貴游子弟而已乃以太子舍人蕭敷爲文學鈞常手自細書寫五經部爲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備遺忘侍讀賀玠問曰殿下家自有墳素復何須蠅頭細書別藏巾箱中荅曰巾箱中有五經於檢閱旣易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諸王聞而爭



効爲中箱五經巾箱五經自此始也居身清率言未嘗及時事會稽孔珪家起園列植桐柳多構山泉殆窮真趣鈞往遊之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邪荅曰身處朱門而情遊江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珪大美之吳郡張融清抗絕俗雖王公貴人視之傲如也唯雅重鈞謂從兄緒曰衡陽王飄飄有凌雲氣其風情素韻彌足可懷融與之遊不知老之將至見賞如此歷位祕書監延興元年爲明帝所殺明帝立以永陽王子珉仍本國繼元王爲孫子珉字雲璈武帝第三十子也初封義安郡王後改永陽永泰元年見害復以武陵

昭王曄子子坦奉元王後

始安貞王道生字孝伯高帝次兄也仕宋位奉朝請卒高帝卽位追加封諡三子長鳳次鸞是爲明帝次綽是爲安陸昭王鳳字景慈仕宋位正員郎卒高帝卽位諡靖世子建武元年明帝追尊道生爲景皇妃江氏爲后立寢廟於御道西陵曰修安追封鳳始安靖王改華林鳳莊門爲望賢門太極東堂畫鳳鳥題爲神鳥而改鸞鳥爲神雀子遙光嗣封回踵國當乘輿自置於人始安王遙光字元暉生而躄疾高帝謂不堪奉拜祭祀欲封其弟武帝諫乃以遙光襲爵位中書郎明帝輔政



誅賞諸事唯與遙光共謀議勸明帝併殺高武諸子弟見從建武元年爲揚州刺史三年進號撫軍將軍好吏事頗多慘害足疾不得同朝例常乘輿自望賢門入每與明帝久清閑言畢帝索香火明日必有所誅太子不悅學唯曼遊是好朝議令蔡仲熊爲太子講禮未半遙光從容曰文義之事此是士大夫以爲伎藝欲求官耳皇太子何用講爲上以爲然乃停講永泰元年卽本號爲大將軍給油絡車帝不豫遙光數入侍疾帝疾漸甚河東王鉉等七王一夕見殺遙光意也帝崩遺詔加遙光侍中中書令給扶永元元年給班劍二十人卽本號

開府儀同三司遙光多忌人有餉履者以爲戲已大被嫌責劉繪嘗爲牋云智不及葵亦以忤旨旣輔東昏潛結江祏兄弟謀自樹立弟遙欣在荆楚擁兵居上流密相影響遙光當據東府號令使遙欣急下潛謀將發而遙欣病死江祏被誅東昏召遙光入殿告以祏罪遙光懼還省便陽狂號哭自此稱疾不復入臺先是遙光行還入城風飄儀繖出城外遙光弟遙昌先卒壽春豫州部曲皆歸遙光及遙欣喪還葬武進停東府前渚荆州衆力送者甚盛東昏誅江祏後慮遙光不自安欲轉爲司徒還第召入喻旨遙光慮見殺收集荆豫三州部曲



於府東門衆頗怪其異莫知其指趣也遙光召親人丹陽丞劉渢及城局參軍劉晏中兵參軍曹樹生等并諸僮楚欲以討劉暄爲名夜遣數百人破東冶出囚尙方取仗又召驍騎將軍垣歷生歷生隨信至便勸遙光令率城內兵夜攻臺輦荻燒城門曰公但乘輿隨後反掌可得遙光意疑不敢出天稍曉遙光戎服至聽事停輿處分上仗登城行賞賜歷生復勸出軍遙光不肯望臺內自變及日出臺軍稍至遙光於是戒嚴赦都下領軍蕭坦之屯湘宮寺鎮軍司馬曹武屯青溪大橋太子右率左興盛屯東府門東籬門衆軍圍東城遙光遣垣歷

生從西門出戰臺軍屢北殺軍主桑天愛初遙光問諮議參軍蕭暢暢正色拒不從旣而暢與撫軍長史沈昭略奔臺人情大沮又垣歷生從南門出戰爲曹武所禽謂武曰卿以主上爲聖明梅茹爲賢相者則我當死且我今死卿明亦死遂殺之遙光聞歷生見獲大怒於牀上自竦踊使殺歷生兒其晚臺軍射火箭燒東北角樓至夜城潰遙光還小齋令人反拒左右並踰屋出臺軍主劉國寶時當伯等先入遙光聞外兵至吹滅火扶匍下牀軍人排闥入斬之遙光舉事四日而卒舉事之夕月蝕識者以月爲大臣蝕而旣必滅之道未敗之夕城



內皆夢羣蛇緣城四出各共說之咸以爲異臺軍入城  
焚屋宇且盡遙光幼時甚貞正明帝傾意待之東昏爲  
兒童時明帝使與遙光共齋居止呼遙光爲安兄恩情  
甚至及遙光誅後東昏登舊宮土山望東府愴然呼曰  
安兄乃嗚咽左右不忍視見思如此天下知名之士劉  
渢渢弟謙陸閑閑子絳司馬端崔慶遠皆坐誅

曲江公遙欣字重暉始安王遙光弟也宣帝兄西平太  
守奉之無後以遙欣繼爲曾孫遙欣髫鬣亂中便疑然明  
帝謂江祐曰遙欣雖幼觀其神彩殊有局幹必成令器  
未知年命何如耳安陸昭王紉曰不患其兄弟不富貴

但恐紉不及見耳言之慘然而悲始年七歲出齋時有  
一左右小兒善彈飛鳥無不應弦墜落遙欣謂曰凡戲  
多端何急彈此鳥自空中翔飛何關人事無趣殺此生  
亦復不急左右感其言遂不復彈鳥時少年通好此事  
所在遂止年十五六便博覽經史弱冠拜中書郎明帝  
入輔遙欣與始安王遙光等參預政事凡所談薦皆得  
其人由是朝野輻湊軒蓋盈門延興元年明帝以遙欣  
爲兖州刺史時豐城公遙昌亦出鎮壽春帝於便殿密  
宴始安王遙光亦在座帝慘然謂遙欣曰昭王云不患  
汝兄弟不富貴而言不及見如何因悲慟不自勝君臣



皆嗚咽待者兩淚及泊歐陽岸忽謂左右曰比何都不見彈左右云有門生因彈見勗遂以此廢所在皆止遙欣笑曰我小兒時聊復語耳那復遂斷邪建武元年進號西中郎將封聞喜縣公遷荊州刺史加都督改封曲江公明帝子弟弱小晉安王寶義有廢疾故以遙光爲揚州居中遙欣居陝西在外威權并在其門遙欣好勇聚畜武士以爲形援永泰元年詔遙欣以本官領雍州刺史寧蠻校尉移州鎮襄陽魏軍退不行卒贈司空諡康公葬用王禮斷葬無不歎泣

子幾字德立年十歲便能屬文早孤有弟九人並幼幾恩愛篤睦聞於朝廷性溫和與物無競清貧自立好學善草隸書湘州刺史楊公則曲江公故吏也每見幾謂人曰康公此子可謂桓靈寶重出及公則卒幾爲之誄時年十五沈約見而奇之謂其舅蔡搏曰昨見賢甥楊平南誄文不減希逸之作始驗康公積善之慶位中書侍郎尚書左丞末年專尚釋教爲新安太守郡多山水特其所好適性遊履遂爲之記卒于官子清亦有文才位永康令遙欣弟遙昌字季暉建武元年封豐城縣公位豫州刺史卒諡憲公

安陸昭王紉字景業善容止仕宋位中書郎建元元年



封安陸侯爲五兵尚書出爲吳郡太守政有能名竟陵王子良與之書曰竊承下風數十年來姑蘇未有此政武帝嘉其能累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紆留心辭訟人人呼至案前親自顧問有不得理者勉喻之退皆無恨爲百姓所畏愛及卒喪還百姓緣沔水悲泣設祭於峴山爲立祠諡曰昭侯明帝少相友愛時爲僕射領衛尉表求解職私第展哀詔不許每臨紆靈輒慟絕哭不成聲建武元年贈司徒安陸王子寶暉嗣永元元年改封湘東王東昏廢寶暉望物情歸已坐待法駕旣而城內送款于梁武帝宣德太后臨朝拜太常不自安

謀反及弟江陵公寶賢霄城公寶宏皆伏誅

新吳侯景先高帝從子也祖爰之員外郎父敬宗始興王國中軍景先少孤有至性隨母孔氏爲舅氏鞠養高帝嘉之常相提攜及鎮淮陰以景先領軍主自隨防衛城內委以心腹武帝爲廣興郡啓高帝求景先同行除武帝寧朔府司馬自此常相隨逐建元元年爲太子左衛率封新吳縣伯見委任勢傾天下景先本名道先乃改爲景先以避上諱初武帝少年與景先共車行泥路車久故壞至領軍府西門車轅折俱狼狽景先謂帝曰兩人脫作領軍亦不得忘今日艱辛及武帝踐阼詔以



景先爲兼領軍將軍拜日羽儀甚盛傾朝觀矚拜還未至府中門詔相聞領軍今日故當無折轅事邪景先奉謝景先事上盡心故恩寵特密初西還上坐景陽樓召景先語故舊唯豫章王一人在席而已轉中領軍車駕射雉郊外景先常甲仗從廉察左右尋進爵爲侯始昇明中沈攸之於荊州舉兵武帝時鎮江州益城景先夜乘城忽聞壑中有小兒呼蕭丹陽未測何人聲聲不絕試問誰空中應云賊尋當平何事嚴防語訖不復言卽窮討之了不見明旦以白帝帝曰攸之自無所至焉知汝後不作丹陽尹景先日寧有作理尋而攸之首至及

永明三年詔以景先爲丹陽尹謂曰此授欲驗往年益城壑空中言耳後假節司州諸軍事卒諡曰忠侯子毅位至中郎司馬性奢豪好弓馬爲明帝所疑忌王晏事敗并陷誅之

南豐伯赤斧高帝從祖弟也祖隆子衛軍錄事參軍父始之冠軍中兵參軍赤斧以和謹爲高帝所知高帝輔政爲黃門侍郎淮陵太守順帝遜位于丹陽故所立宮上令赤斧輔送至因留防衛薨乃還後爲雍州刺史在州不營產利勤於奉公遷散騎常侍左衛將軍武帝親遇與蕭景先相比封南豐縣伯遷給事中太子詹事卒



於家貧無絹爲衾武帝聞之愈加惋惜謚懿伯子穎胄襲爵

穎胄字雲長弘厚有父風起家祕書郎高帝謂赤斧曰穎胄輕朱被身覺其趨進轉美足慰人意遷太子舍人遭父喪感脚疾數年然後能行武帝有詔慰勉之賜以醫藥除竟陵王司徒外兵參軍晉熙王文學穎胄好文義弟穎基好武勇武帝登烽火樓詔羣臣賦詩穎胄詩合旨上謂穎胄曰卿文弟武宗室便不乏才上以穎胄勲戚子弟自中書郎除左軍將軍知殿內文武事得入便殿出爲新安太守吏人懷之後除黃門郎領四廂直

遷衛尉明帝廢立穎胄從容不爲同異乃引穎胄預功建武二年進爵爲侯賜以常所乘白犢牛明帝每存儉約欲鑄壞太官元日上壽銀酒鎗尙書令王晏等咸稱盛德穎胄曰朝廷盛禮莫過三元此一器旣是舊物不足爲侈帝不悅後預曲宴銀器滿席穎胄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在此器也帝甚慙後爲廬陵王後軍長史廣陵太守行兖州府事是年魏揚聲當飲馬長江帝懼敕穎胄移居人入城百姓驚恐席卷欲南度穎胄以魏軍尙遠不卽施行魏軍亦尋退仍爲南兖州刺史加都督和帝爲荊州以穎胄爲西中郎長史南郡太守行



荊州府事時江祏專執朝權此行由祏穎胄不平曰江公盪我輩出東昏侯誅戮羣公委任廝小崔陳敗後方鎮各懷異計永元二年十月尙書令臨湘侯蕭懿及弟衛尉暢見害先遣輔國將軍劉山陽就穎胄兵襲梁武帝帝時爲雍州刺史將起兵慮穎胄不同遣穎胄親人王天武詣江陵聲云山陽西上并襲荆雍書與穎胄勸同舉兵穎胄意猶未決初山陽出南州謂人曰朝廷以白虎幡追我亦不復還矣席捲妓妾盡室西行至巴陵遲回十餘日不進梁武帝復遣天武齎書與穎胄設奇略以疑之是時或云山陽謀殺穎胄以荊州同舉山陽

至果不敢入城穎胄計無所出夜遣錢唐人朱景思呼西中郎城局參軍席闡文諮議參軍柳忱閉齋定議闡文曰蕭雍州畜養士馬非復一日江陵素畏襄陽人人衆又不敵取之不可必制制之歲寒復不爲朝廷所容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霸業成矣山陽持疑不進是不信我今斬送天武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罔不濟矣忱亦勸焉穎胄乃斬天武以示山陽山陽大喜輕將步騎數百到州闡文勒兵斬之傳首于梁武東昏聞山陽死發詔討荆雍穎胄有器局旣唱大事衆情歸之長沙寺僧鑄黃金爲龍數千兩埋土中歷



相傳付稱爲下方黃鐵穎胄因取此龍以克軍實乃歎  
曰往年江祏斥我至今始知禍福之無門也十二月移  
檄建鄴三年正月和帝爲相國穎胄爲左長史進號鎮  
軍將軍於是始選用方伯梁武屢表勸和帝卽尊號穎  
胄使別駕宗史撰定禮儀上尊號改元於江陵立宗廟  
南北郊州府門城悉依建康官置尙書五省以城南射  
堂爲蘭臺南郡太守爲尹建武中荊州大風雨龍入栢  
齋中柱壁上有爪足處刺史蕭遙欣恐畏不敢居之至  
是以爲嘉福殿中興元年三月穎胄爲侍中尙書令監  
八州軍事荊州刺史留衛西朝以弟穎達爲冠軍將軍

及楊公則等率師隨梁武圍郢城穎達會軍於漢口與  
王茂曹景宗等攻陷郢城梁武進溧州使與曹景宗破  
東昏將李居士又從下東城初梁武之起也巴東太守  
蕭惠訓子瓚巴西太守魯休烈弗從舉兵侵荊州敗輔  
國將軍任漾之於峽口穎胄遣軍拒之而梁武已平江  
郢圍建康時穎胄輔帝主有安重之勢素能飲酒噉白  
肉膾至三斗自以職居上將不能拒制瓚等憂愧發疾  
而卒州中祕之使似其書者假爲教命時梁武圍建康  
住石頭和帝密詔報穎胄凶問亦祕不發喪及建康平  
蕭瓚亦衆懼而潰和帝乃始發喪詔贈穎胄丞相前後



部羽葆鼓吹班劍三十人輜輶車黃屋左纛梁天監元年追封巴東郡公喪還武帝車駕臨哭渚次葬依晉王導齊豫章王故事諡曰獻武

弟穎達少好勇使氣穎胄齊建武末行荊州事穎達亦爲西中郎外兵參軍俱在西府齊季多難頗不自安因與兄穎胄舉兵穎達弟穎孚自建鄴爲廬陵人修景智潛引與南歸穎孚緣山逾嶂僅免道中絕糧後因食過飽而卒建康平梁武帝以穎達爲前將軍丹陽尹及受禪贈穎孚右衛將軍封穎達作唐侯位侍中衛尉卿出爲豫章內史意甚憤憤未發前預華林宴酒後於座辭

氣不悅沈約因勸酒欲以釋之穎達大罵約曰我今日形容正是汝老鼠所爲何忽復勸我酒舉坐驚愕帝謂之曰汝是我家阿五沈公宿望何意輕脫若以法繩汝汝復何理穎達竟無一言唯大涕泣帝心愧之未幾遷江州刺史少時懸瓠歸化穎達長史沈瑀等苛刻爲盜所害衆頗疑穎達或傳謀反帝遣直閣將軍張豹子稱江中討盜實使防之穎達知朝廷之意唯飲酒不知州事後卒於左衛將軍諡康侯子敏嗣位新安太守好射雉未嘗在郡辭訟者遷於畝焉後張弩損腰而卒第七子敦太清初爲魏興太守梁州刺史宜豐侯循以爲府



長史梁州有古墓名曰尖冢或云張騫墳欲有發者輒開鼓角與外相拒椎埋者懼而退斃謂無此理求自監督及聞唯有銀鏤銅鏡方尺數時居母服清談所貶衡陽公諶字彥孚高帝絕服族子也祖道清員外郎父仙伯桂陽國下軍宋元徽末武帝在郢欲知都下消息高帝遣諶就武帝宣傳謀計留爲腹心昇明中爲武帝中軍刑獄參軍南東莞太守以勞封安復縣男建元初武帝在東宮諶領宿衛高帝殺張景真武帝令諶啓乞景真命高帝不悅諶懼而退武帝卽位除步兵校尉南蘭陵太守領御仗主齋內兵仗悉交付之心膺密事皆

使參掌爲左中郎將後軍將軍太守如故武帝臥疾延昌殿諶在左右宿直上崩遺敕諶領殿內事如舊鬱林卽位深委信諶諶每請急出宿帝通夕不能寐諶還乃安轉衛軍司馬兼衛尉丁母憂敕還本位守衛尉明帝輔政諶回附明帝勸行廢立密召諸王典籤約語之不許諸王外接人物諶親要日久衆皆憚而從之鬱林被廢日初聞外有變猶密爲手敕呼諶其見信如此諶性險無護身計及廢帝日領兵先入後宮齋內仗身素隸服諶莫有動者海陵立轉中領軍進爵爲公甲仗五十人入直殿內月十日還府建武元年轉領軍將軍左將



軍南徐州刺史給扶進爵衡陽郡公明帝初許事剋用  
謐爲揚州及有此授謐恚曰見炊飯推以與人王晏聞  
之曰誰復爲蕭謐作甌筋者謐恃勲重干豫朝政明帝  
新卽位遣左右要人於外聽察具知謐言深相疑阻二  
年六月上華林園宴謐及尙書令晏等數人盡歡坐罷  
留謐晚出至華林閣仗身執還入省上遣左右莫智明  
數謐曰隆昌之際非卿無有今日今一門二州兄弟三  
封朝廷相報政可極此卿恒懷怨望乃云炊飯已熟合  
甌與人邪今賜卿死謐謂智明日天去人亦復不遠我  
與至尊殺高武諸王是卿傳語來去我今死還取卿矣

於省殺之至秋而智明死見謐爲崇詔乃顯其過惡收  
付廷尉謐好左道吳興沈文猷相謐云相不減高帝謐  
喜曰感卿意無爲人言也至是文猷伏誅謐兄誕字彥  
偉永明中爲建康令與秣陵令司馬廸之同乘行車前  
導四卒左丞沈昭略奏凡有鹵簿官共乘不得兼列騶  
寺請免誕等官詔贖論延興元年歷徐司二州刺史明  
帝立封安復侯徵爲左衛將軍上欲殺謐以誕在邊鎮  
拒魏故未及行魏軍退六旬謐誅遣梁武帝爲司州別  
使誅誕誕子稜妻江淹女字才君聞謐死曰蕭氏皆盡  
妾何用生慟哭而絕謐弟誅字彥文與謐同豫廢立封



西昌侯位太子左衛率誅讎之日輔國將軍蕭季敞啓  
求收誅深加排苦乃至手相摧辱誅徐曰已死之人何  
足至此君不憶相提拔時邪幽冥有知終當相報季敞  
麤猛無行善於彌縫高帝時爲讎所獎說故累爲郡守  
在政貪穢讎輒掩之後爲廣州刺史白日見誅將兵入  
城收之少日果爲西江都護周世雄所襲軍敗奔山中  
爲蛭所嚙肉都盡而死慘楚備至後爲村人所斬論者  
以爲有天道焉

臨汝侯坦之字君平高帝絕服族子也祖道濟太中大  
夫父欣祖武進令坦之與蕭讎同族爲東宮直閣以勤  
直爲文惠所知除給事中蘭陵令武帝崩坦之率太孫  
文武度上臺除射聲校尉令如故未拜除正員郎南魯  
郡太守少帝以坦之文惠舊人親信不離得入內見皇  
后帝於宮中及出後堂雜狡獪坦之皆得在側或遇醉  
後僕袒坦之輒扶持諫喻見帝不可奉乃改附明帝密  
爲耳目隆昌元年追錄坦之父勳封臨汝縣男少帝微  
聞外有異謀憚明帝在臺內敕移西州後在華林園華  
光殿露著黃縠禪跂牀垂脚謂坦之曰人言鎮軍與王  
晏蕭讎欲共廢我似非虛傳蘭陵所聞云何坦之嘗作  
蘭陵令故稱之坦之曰天下寧當有此誰樂無事廢天



子邪昔元徽獨在路上走三年人不敢近政坐枉殺孫超杜幼文等故敗耳官有何事一旦便欲廢立朝貴不容造以論政當是諸尼師母言耳豈可以尼姥言爲信官若無事除此三人誰敢自保安陸諸王在外寧肯復還道剛之徒何能抗此帝曰蘭陵可好聽察作事莫在人後帝以爲除諸執政應須當事人意在沈文季夜遣內左右密賂文季文季不受帝大怒謂坦之曰我賜文季不受豈有人臣拒天子賜坦之曰官遣誰送帝曰內左右坦之曰官若詔救出賜令舍人主書送往文季寧敢不受政以事不方幅故仰遣耳帝又夜醉乘馬從西

步廊向北馳走如此兩三將倒坦之諫不從執馬控帝運拳擊坦之不著倒地坦之與曹道剛扶抱還壽昌殿瑋瑁牀上臥又欲起走坦之不能制坦之馳信報皇后至請譬良久乃眠時明帝謀廢殺旣與蕭諶及坦之定謀少帝腹心直閣將軍曹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處分諶未能發始與內史蕭季敞南陽太守蕭穎基並應還都諶欲待二蕭至藉其威力以舉事明帝慮事變以告坦之坦之馳謂諶曰廢天子古來大事比聞曹道剛朱隆之等轉已猜疑衛尉明日若不就事無所復及弟有百歲母豈能坐聽禍敗政應作餘計耳諶惶遽明日遂



廢帝坦之力也海陵卽位除黃門郎兼衛尉建武元年遷左衛將軍進爵爲侯東昏立爲侍中領軍將軍永元元年母憂起復職加將軍置府江祏兄弟欲立始安王遙光密告坦之坦之曰明帝取天下已非次第天下人至今不服今若復作此事恐四海瓦解我其不敢言及遙光起事遣人夜掩取坦之坦之科頭著禪踰墻走逢臺遊邏主顏端執之坦之謂曰始安作賊遣人見取向於宅奔走欲還臺耳君何見錄端不荅而守防逾嚴坦之謂曰身是大臣夜半奔走君理見疑以爲得罪朝廷若不信自可步往東府參視亦不荅端至小街審知遙

光舉事乃走還未至三十餘步下馬再拜曰今日乞垂將接坦之曰向語君何所道豈空相欺端以馬與坦之相隨去比至新亭道中收遙光所虜之餘得二百許人并有麤仗乃進西掖門開鼓後得入殿內其夕四更主書馮元嗣叩北掖門告遙光反殿內爲之備向曉召徐孝嗣入左將軍沈約五更初聞難馳車走趨西掖門或勸戎服約慮外軍已至若戎衣或者謂同遙光無以自明乃朱服而入臺內部分旣立坦之假節督衆軍討遙光事平遷尙書左僕射丹陽尹右軍如故進爵爲公坦之肥黑無鬚語聲嘶時人號爲蕭瘖剛佞專執羣小畏



而惜之遙光事平二十餘日帝遣延明主帥黃文濟圍  
坦之宅誅之坦之從兄翼宗爲海陵郡將發坦之謂文  
濟曰從兄海陵宅故應無他文濟曰海陵宅在何處坦  
之告之文濟曰政應得罪仍遣收之檢家赤貧唯有質  
錢帖子數百還以啓帝原其死和帝中興元年追贈坦  
之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論曰有齊宗室唯始安之後克昌明帝取之以非道遙  
光濟之以殘酷其卒至顛仆所謂亦以此終者也穎胄  
荊州之任蓋惟失職及其末途倚伏豈預圖之所致乎  
謀與坦之俱應顧託旣以傾國亦以覆身各其宜矣



南史卷四十一

南史卷四十一考證

始安王遙光傳太子右率左興盛屯東府門東籬門○

屯東府門東籬門一本作屯府東籬門入齊書

焚屋宇且盡○屋宇一本作居宇

曲江公遙欣子幾傳好學善草隸書○草閣本作章

南豐伯赤斧子穎胄傳梁武帝復遣天武齋書與穎胄

○遣監本誤追今改从梁書

穎胄使別駕宗史撰定禮儀○史應作夫雖梁書宗夫

本傳未載此事而云故領軍將軍蕭穎胄深相委仗

每事諮焉其為夫無疑也○本傳未載此事而云故領軍將軍蕭穎胄深相委仗



穎胄遣軍拒之而梁武已平江郢圍建康○監本缺郢  
字今从閣本增入云  
衡陽公譔傳譔每請急出宿帝通夕不能寐○出宿監  
本訛宿出今据齊書改正

臨汝侯坦之傳少帝以坦之文惠舊人親信不離得入  
曲內見皇后○離各本誤難今改从齊書  
建武元年遷左衛將軍○建監本訛孝今从閣本  
坦之科頭著禪踰墻走○禪監本誤禪今从齊書  
羣小畏而惜之○惜一本作憎應从之  
南史卷四十一考證

南史卷四十二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三十二

齊高帝諸子上

齊高帝十九男昭皇后生武帝豫章文獻王嶷謝貴嬪  
生臨川獻王映長沙威王晃羅太妃生武陵昭王曄任  
太妃生安成恭王暕陸脩儀生鄱陽王鏘晉熙王鉉袁  
脩容生桂陽王鐸何太妃生始興簡王鑑宜都王鏗區  
貴人生衡陽王鈞張淑妃生江夏王鋒河東王鉉李美  
人生南平王銳第九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七皇子早亡



衡陽王鈞出繼高帝兄元王後

豫章文獻王嶷字宣儼高帝第二子也寬仁弘雅有大成之量高帝特鍾愛焉仕宋爲尚書左戶郎錢唐令高帝破薛索兒改封西陽以先爵賜嶷爲晉壽縣侯後爲武陵內史時沈攸之賅伐荊州界內諸蠻遂反五溪禁斷魚鹽羣蠻怨怒酉溪蠻王田頭擬殺攸之使攸之責賅千萬頭擬輸五百萬發氣死其弟婁侯篡立頭擬子田都走入獠中於是蠻部大亂抄掠至都城下嶷遣隊主張英兒擊破之田都自獠中請立而婁侯亦歸附嶷誅婁侯於郡獄命田都繼其父蠻衆乃安入爲宋順帝

驃騎從事中郎詣司徒袁粲粲謂人曰後來佳器也高帝在領軍府嶷居青溪宅蒼梧王夜中微行欲掩襲宅內嶷令左右儻刀戟於中庭蒼梧從牆間窺見已有備乃去高帝憂危旣切腹心荀伯玉勸帝度江北起兵嶷諫曰主上狂凶人不自保單行道路易以立功外州起兵鮮有剋勝於此立計萬不可失及蒼梧殞高帝報嶷曰大事已判汝明可早入順帝卽位轉侍中總宮內直衛沈攸之之難高帝入朝堂嶷出鎮東府加冠軍將軍及袁粲舉兵夕丹陽丞王遜告變先至東府嶷遣帳內軍主戴元孫二千人隨薛道深等俱至石頭焚門之功



元孫預焉先是王蘊薦部曲六十人助爲城防實以爲內應也疑知蘊懷貳不給其仗散處外省及難作搜檢皆已亡去上流平後武帝自尋陽還疑出爲都督江州刺史以定策功改封永安縣公仍徙鎮西將軍都督荊州刺史時高帝作輔疑務存約省停府州儀迎物及至州坦懷納善側席思政王儉與疑書曰舊楚蕭條仍歲多故政荒人散寔須緝理公臨莅甫爾英風惟穆江建來蘇八荒慕義庾亮以來荊州無復此政古人云朞月有成而公旬日成化豈不休哉初沈攸之欲聚衆開人相告士庶坐執役者甚衆疑至鎮一日遣三千餘人見

囚五歲刑以下不連臺者皆原遣以市稅重多所寬假百姓甚悅禪讓之間武帝欲速定大業疑依違其事默無所言建元元年高帝卽位赦詔未至疑先下令蠲除部內昇明二年以前逋負遷侍中尚書令都督揚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豫章郡王會魏軍動詔以疑爲南蠻校尉荆湘二州刺史都督八州尋給油絡俠望車二年給班劔二十人其夏於南蠻園東南開館立學上表言狀置生三十人取舊族父祖位正佐臺郎年二十五以下十五以上補之置儒林參軍一人文學祭酒一人勸學從事二人行釋菜禮以穀過賤聽人



以米當口錢優評斛一百義陽劫帥張羣亡命積年鼓行爲賊義陽武陵天門南平四郡界被其殘破沈攸之連討不禽末乃首用之攸之起事羣從下郢於路先叛結砦於三溪依據深險嶷遣中兵參軍虞欣祖爲義陽太守使降意誘納之厚爲禮遺於坐斬首其黨皆散四郡獲安入爲中書監司空揚州刺史都督二州侍中如故加兵置佐以前軍臨川王映府文武配司空嶷以將還都修解宇及路陌東歸部曲不得齎府州物出城發江津士女觀送數千人皆垂泣嶷發江陵感疾至都未瘳上深憂慮爲之大赦三年六月壬子赦令是也疾愈

上幸東府設金石樂使乘輿至宮六門武帝卽位進位太尉增置兵佐解侍中增班劔三十人建元中武帝以事失旨高帝頗有代嫡之意而嶷事武帝恭悌盡禮未嘗違忤顏色故武帝友愛亦深性至孝高帝崩哭泣過度眼耳皆出血永明元年領太子太傅解中書監宋武以來州郡秩俸及雜供給多隨土所出無有定準嶷上表請明立定格班下四方永爲恒制從之嶷不參朝務而言事密謀多見信納服闋加侍中宋元嘉制諸王入齋閣得白服裙帽見人主唯出太極四廂乃備朝衣自此以來此事一斷上與嶷同生相友睦宮內曲宴許依



元嘉嶷固辭不奉敕唯車駕幸第乃白服烏紗帽以待  
宴焉至於衣服制度動皆陳啓事無專制務從減省並  
不見許又啓曰北第舊邸本自甚華臣往歲作小眠齋  
皆補接爲辦無乖格制要是檉栢之華一時新淨東府  
又有此齋亦爲華屋而臣頓有二處住止下情竊所未  
安訊訪東宮立圃乃有栢屋制甚古拙臣乃欲壞取以  
奉太子非但失之於前且補接旣多不可見移亦恐外  
物或爲異論不審可有垂許送東府齋理不上荅曰見  
別紙汝勞疾亦復那得不動何意爲作煩長啓事竟不  
從三年文惠太子講孝經畢嶷求解太傅不許嶷常慮

盛滿又因宮宴求解揚州授竟陵王子良上終不許曰  
畢汝一世無所多言武帝卽位後頻發詔拜陵不果行  
遣嶷拜陵還過延陵季子廟觀泆井有水牛突部伍直  
兵執牛推問嶷不許取絹一疋橫繫牛角放歸其家政  
在寬厚故得朝野歡心四年唐寓之賊起嶷啓上曰此  
段小寇出於凶愚天網宏罩理不足論但聖明御世幸  
甚不爾比藉聲聽皆云有由而然但頃小大士庶每以  
小利奉公不顧所損者大撻籍檢功巧督郵簡小塘藏  
丁匿口凡諸條制實長怨府此目前交利非天下大計  
一室之中尚不可精宇宙之內何可周洗公家何嘗不



知人多巧古今政以不可細碎故不爲耳爲此者實非乖理但識理者百不有一陛下弟兒大臣猶不能伏理況復天下悠悠萬品怨積聚黨凶迷相類止於一處何足不除脫復多所便成紘紘上荅曰欺巧那可容宋世混亂以爲是不蚊蟻何足爲憂至今都應散滅吾政恨其不辯大耳亦何時無亡命邪後乃詔聽復籍注是時武帝奢侈後宮萬餘人宮內不容太樂景弟暴室皆滿猶以爲未足疑後房亦千餘人潁川荀丕獻書於疑極言其失疑咨嗟良久爲書荅之又爲之減遣丕字令哲後爲荊州西曹書佐長史王秀與其書題之云西曹荀

君丕報書曰第五之位不減驃騎亦不知西曹何殊長史且人之處世當以德行稱著何遽以一爵高人邪相如不見屈於澠池毛遂安受辱於郢都造敵臨事僕必先於二子未知足下之貴足下之威孰若秦楚兩王僕以德爲寶足下以位爲寶各寶其寶於此敬宜於是直題云長史王君時尚書令王儉當朝丕又與儉書曰足下建高人之名而不顯高人之迹將何以書於齊史哉及南郡綱紀啓荊州刺史隨王子隆請罪丕丕自申乃免又上書極諫武帝言甚直帝不悅丕竟於荊州獄賜死徐孝嗣聞其死曰丕縱有罪亦不應殺數千年後其



如竹帛何五年嶷進位大司馬八年給皂輪車尋加中書監固讓嶷身長七尺八寸善持容範文物衛從禮冠百僚每出入殿省皆瞻望嚴肅自以地位隆重深懷退素北宅舊有園田之美乃盛脩理之武帝嘗問臨川王映居家何事樂映曰政使劉瓛講禮顧愨講易朱廣之講莊老臣與二三諸彥兄弟友生時復擊贊以此爲樂上大賞之他日謂嶷曰臨川爲善遂至於斯嶷曰此大司馬公之次弟安得不爾上仍以玉如意指嶷曰未若皇帝之次弟爲善最多也嶷常戒諸子曰凡富貴少不驕奢以約失之者鮮矣漢世以來侯王子弟以驕恣之

故大者滅身喪族小者削奪邑地可不戒哉稱疾不利住東城累求還第令世子子廉代鎮東府上數幸嶷第宋長寧陵隧道出第前路上曰我便是入他家墓內尋人乃徙其表闕騏驎於東岡騏驎及闕形勢甚巧宋孝武於襄陽致之後諸帝王陵皆模範而莫及也永明末車駕數遊幸唯嶷陪從上嘗出新林苑同輦夜歸至宮門嶷下輦辭出上曰今夜行無使爲尉司所呵也嶷對曰京輦之內皆屬臣州願陛下不垂過慮上大笑賜以魏所送羶車每幸第不復屏人敕外監曰我往大司馬第是還家耳嶷妃庾氏嘗有疾瘳上幸嶷邸後堂設金



石樂宮人畢至登桐臺使嶷著烏紗帽極日盡歡救嶷  
備家人之禮嶷謂上曰古來言願陛下壽比南山或稱  
萬歲此殆近貌言如臣所懷實願陛下極壽百年亦足  
矣上曰百年復何可得止得東西一百於事亦濟因相  
執流涕十年上封嶷諸子舊例王子封千戶嶷欲五子  
俱封啓減人五百戶其年疾篤表解職不許賜錢五百  
萬營功德薨年四十九其日上視疾至薨乃還宮詔斂  
以袞冕之服溫明祕器大鴻臚持節護喪事太官朝夕  
送祭奠大司馬太傅二府文武悉停過葬詔贈假黃鉞  
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揚州牧綠綬綬具九服錫命之

禮侍中大司馬太傅王如故給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虎  
賁班劔百人輜輶車前後部羽葆鼓吹喪葬送儀並依  
漢東平王蒼故事嶷臨終召子子廉子恪曰吾無後當  
共相勉勵篤睦爲先才有優劣位有通塞運有富貧此  
自然理無足以相陵侮勤學行守基業修閨庭尚閑素  
如此足無憂患聖主儲皇及諸親賢亦當不以吾沒易  
情也三日施靈唯香火盤水干飯酒脯檳榔而已朔望  
菜食一盤加以甘果此外悉省葬後除靈可施吾常所  
乘輿扇繖朔望時節席地香火盤水酒脯干飯檳榔便  
足棺器及墓中勿用餘物爲後患也朝服之外唯下鐵



環刀一口作冢每令深一二依格莫過度也後堂樓可安佛供養外國二僧餘皆如舊與汝遊戲後堂船乘吾所乘牛馬送二宮及司徒服飾衣裘悉爲功德子廉等號泣奉行武帝哀痛特至蔬食積旬太官朝送祭奠敕王融爲銘云牛岳摧峯中河墜月帝流涕曰此正吾所欲言也至其年十二月乃舉樂宴朝臣樂始舉上便歔歔流涕寢薨後第庫無見錢武帝敕貨雜物服飾數百萬起集善寺月給第見錢百萬至上崩乃省寢性汎愛不樂聞人過失左右投書相告置鞞中竟不視取火焚之齋庫失火燒荊州還資評直三千餘萬主局各杖數

十而已寢薨後忽見形於沈文季曰我未應便死皇太子加膏中十一種藥使我癱不差湯中復加藥一種使利不斷吾已訴先帝先帝許還東邸當判此事因胷中出青紙文書示文季曰與卿少舊因卿呈上俄失所在文季祕而不傳甚懼此事少時太子薨又嘗見形於第後園乘腰輿指麾處分呼直兵直兵無手板左右授一玉手板與之謂曰橘樹一株死可覓補之因出後園閣直兵倒地仍失手板羣吏中南陽樂藹彭城劉繪吳郡張稷最被親禮藹與竟陵王子良賤欲率荆江湘三州僚吏建碑託中書侍郎劉繪營辦藹又與右率沈約書



請爲文約荅曰郭有道漢末之匹夫非蔡伯喈不足以  
偶三絕謝安石素族之台輔時無麗藻迄乃有碑無文  
況文獻王冠冕彝倫儀形寓內自非一代辭宗難或與  
此約閭閻鄙人名不入第歛酬今旨便是以禮許人聞  
命慙顏已不覺汗之霑背也建武中第二子子恪託約  
及太子詹事孔珪爲文妃庾氏有女功婦德疑甚重之  
宋時武帝及疑位宦尚輕家又貧薄庾氏常徹已損身  
以相營奉兄弟每行來公事晚還飢疲躬營飲食未嘗  
不迎時先辦雖豐儉隨事而香淨適口穆皇后不自營  
又不整潔上亦以此貴之又妬忌疑倍加敬重疑薨

後少時亦亡文獻王曰夫天下之寶本景公器  
子廉字景藹初疑養魚復侯子響爲嗣子子廉封永新  
侯子響還本子廉爲世子位淮陵太守太子中舍人前  
將軍善撫諸弟十一年卒贈侍中謚哀世子子元琳嗣  
梁武受禪詔曰豫章王元琳故竟陵王昭胄子同齊氏  
宗國高武嫡胤宜祚井邑以傳于後降封新塗侯顯  
子廉弟子恪字景冲永明中以王子封南康縣侯年十  
二和從兄司徒竟陵王子良高松賦衛軍王儉見而奇  
之建武中爲吳郡太守及大司馬王敬則於會稽反奉  
子恪爲名而子恪奔走未知所在始安王遙光勸上併



誅高武諸子孫於是並敕竟陵王昭胄等六十餘人入  
永福省令大醫煮椒二斛并命辦數十具棺材謂舍人  
沈徽孚曰椒熟則對時賜死期三更當殺之會上暫臥  
主書單景雋啓依旨斃之徽孚堅執曰事須更審爾夕  
三更子恪徒跣奔至建陽門上聞驚覺曰故當未賜諸  
侯命邪徽孚以荅上撫牀曰遙光幾誤人事及見子恪  
顧問流涕諸侯悉賜供饌以子恪爲太子中庶子東昏  
卽位爲侍中中興二年爲相國諮議參軍梁天監元年  
降爵爲子位司徒左長史子恪與弟子範等嘗因事入  
謝梁武帝在文德殿引見謂曰夫天下之寶本是公器

苟無期運雖有項籍之力終亦敗亡宋孝武爲性猜忌  
兄弟粗有令名者無不因事鳩毒所遺唯景和至朝臣  
之中疑有天命而致害者枉濫相繼于時雖疑卿祖無  
如之何如宋明帝本爲庸常被免豈疑得全又復我于  
時已年二歲彼豈知我應有今日當知有天命者非人  
所害害亦不能得我初平建康城朝廷內外皆勸我云  
時代革異物心須一宜行處分我于時依此而行誰謂  
不可政言江左以來代謝必相誅戮此是傷於和氣國  
祚例不靈長此是一義二者齊梁雖曰革代義異往時  
我與卿兄弟宗屬未遠卿勿言兄弟是親人家兄弟自



有周旋者不周旋者况五服之屬邪齊業之初亦是甘苦共嘗腹心在我卿兄弟年少理當不悉我與卿兄弟便是情同一體豈當都不念此作行路事此是二義且建武屠滅卿門我起義兵非惟白雪門恥亦是爲卿兄弟報仇卿若能在建武永元之時撥亂反正我雖起樊鄧豈得不釋戈推奉我今爲卿報仇且時代革異望卿兄弟盡節報我耳且我自藉喪亂代明帝家天下不取卿家天下昔劉子輿自稱成帝子光武言假使成帝更生天下亦不復可得况子輿乎梁初人勸我相誅滅者我答之猶如向言若苟有天命非我所殺若其無運何

忽行此政是示無度量曹志親是魏武帝孫入事晉武爲晉室忠臣此卽卿事例卿是宗室情義異他方坦然相期小待自當知我寸心又文獻王時內齋直帳闈人趙叔祖天監初入臺爲齋帥在壽光省武帝呼問曰汝比見北第諸郎不若見道我此意今日雖是革代情同一家但今盤石未立所以未得用諸郎非唯在我未宜我亦是欲使諸郎得安耳但閉門高枕後自當見我心叔祖卽出具宣敕意子恪普通三年累遷都官尚書四年轉吏部大通二年出爲吳郡太守卒官諡曰恭子子恪兄弟十六人並入梁有文學者子恪子質子顯子雲



子暉子恪常謂所親曰文史之事諸弟備之矣不煩吾復牽率但退食自公無過足矣子恪亦涉學頗屬文隨棄其本故不傳文集子恪次弟子操封泉陵侯王侯出身官無定準素姓三公長子一人爲員外郎建武中子操解褐爲給事中自此齊末皆以爲例永泰元年兄南康侯子恪爲吳郡太守避王敬則難歸以子操爲吳郡太守永元中爲黃門郎子操弟子範字景則齊永明中封祁陽縣侯拜太子洗馬天監初降爵爲子位司徒主簿丁所生母憂去職子範有孝性居喪以毀聞服闋累遷大司馬南平王從事中郎王愛文學士子範偏被恩

遇常曰此宗室奇才也使製千字文其辭甚美王命記室蔡遠注釋之自是府中文筆皆使具草後爲臨賀王正德長史正德遷丹陽尹復爲正德信威長史領尹丞歷官十餘年不出蕃府而諸弟並登顯列意不能平及是爲到府牋曰上蕃首僚於茲再忝河南雌伏自此重叨老少異時盛衰殊日雖佩恩寵還羞年鬢子範少與弟子顯子雲才名畧相比而風采容止不逮故宦途有優劣每讀漢書杜緩傳云六弟五人至大官唯中弟欽官不至最知名常吟諷之以況已也後爲祕書監簡文卽位召爲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以逼賊不拜其年葬



簡皇后使製哀策文理哀切帝謂武林侯蕭諮曰此段莊陵萬事零落唯哀冊尚有典刑敕賚米千石子範無居宅尋卒於招提寺僧房賊平元帝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曰文前後文集三十卷子滂確並少有文章簡文在東宮時嘗與邵陵王數諸蕭文士滂確並預焉滂位中軍宣城王記室先子範卒確位司徒右長史魏平江陵入長安滂弟乾字思惕容止雅正性恬簡善隸書得叔父子雲之法九歲補國子周易生祭酒袁昂深敬重之仕梁爲宣城王諮議參軍陳武帝鎮南徐州引爲司空從事中郎及受命永定元年除給事黃門侍郎時熊

曇朗在豫章周迪在臨川留異在東陽陳寶應在建安共相連結閩中豪帥立砮自保武帝患之令乾往諭以逆順謂曰昔陸賈南征趙佗歸順隨何奉使黥布來臣追想清風髣髴在目卿宜勉建功名不煩更勞師旅乾至示以逆順所在款附其年就除建安太守天嘉二年留異反陳寶應助之又資周迪兵糧出寇臨川因逼建安乾單使臨郡不能守乃棄郡以避寶應時閩中宰守並受寶應署置乾獨不屈徙居郊野及寶應平都督章昭達以聞文帝甚嘉之超授五兵尚書卒諡靜子子顯字景陽子範弟也幼聰慧疑偏愛之七歲封寧都



縣侯梁天監初降為子位太尉錄事參軍子顯身長八尺狀貌甚雅好學工屬文嘗著鴻序賦尚書令沈約見而稱曰可謂明道之高致蓋幽通之流也又採眾家後漢考正同異為一家之書又啓撰齊史書成表奏詔付祕閣累遷邵陵王友後除黃門郎中大通二年遷長兼侍中梁武帝雅愛子顯才又嘉其容止吐納每御筵侍坐偏顧訪焉嘗從容謂曰我造通史此書若成眾史可廢子顯對曰仲尼讚易道黜八索述職方除九丘聖製符同復在茲日時以為名對三年以本官領國子博士武帝製孝經義未列學官子顯在職表置助教一人

十人又啓撰武帝集并普通北伐記遷國子祭酒加侍中於學遞述武帝五經義遷吏部尚書侍中如故子顯風神灑落雍容閑雅簡通賓客不畏鬼神性愛山水為伐社文以見其志飲酒數斗頗負才氣及掌選見九流賓客不與交言但舉扇一搗而已衣冠竊恨然簡文素重其為人在東宮時每引與促宴子顯嘗起更衣簡文謂坐客曰常聞異人間出今日始見知是蕭尚書其見重如此出為吳興太守卒時年四十九詔贈侍中中書令及請諡手敕曰恃才傲物宜諡曰驕子顯嘗為自序其畧云余為邵陵王友忝還京師遠思前比即楚之唐



宋梁之嚴鄒追尋平生頗好辭藻雖在名無成求心已足若乃登高目極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鴈初鷺開花落葉有來斯應每不能已也且前代賈傅崔馬邯鄲繆路之徒並以文章顯所以屢上歌頌自比古人天監六年始預九日朝宴稠人廣坐獨受旨云今雲物甚美卿將不斐然賦詩詩既成又降旨曰可謂才子余退謂人曰一顧之恩非望而至遂方賈誼何如哉未易當也每有製作特寡思功須其自來不以力構少來所爲詩賦則鴻序一作體兼衆製文備多方頗爲好事所傳故虛聲易遠子顯所著後漢書一百卷齊書六十

卷普通北伐記五卷貴儉傳三卷文集二十卷子序愷並少知名序太清中位中庶子卒愷太子家令愷才學譽望時論以方其父簡文在東宮早引接之時中庶子謝朓出守建安於宣猷堂餞飲並召時才賦詩同用十五劇韻愷詩先就其辭又美簡文與湘東王令曰王筠本自舊手後進有蕭愷可稱信爲才子先是太學博士顧野王奉令撰玉篇簡文嫌其書詳畧未當以愷博學於文字尤善使更與學士刪改太清中卒於侍中子顯弟子雲

子雲字景喬年十二齊建武四年封新浦縣侯自製拜



章便有文采梁天監初降爵爲子及長勤學有文藻弱冠撰晉書至年二十六書成百餘卷表奏之詔付祕閣子雲性沉靜不樂仕進風神閑廣任性不羣夏月對賓客恒自裸袒而兄弟不睦乃至吉凶不相弔問時論以此少之年三十方起家爲祕書郎遷太子舍人撰東宮新記奏之敕賜束帛累遷丹陽郡丞湘東王繹爲丹陽尹深相賞好如布衣之交中大通三年爲臨川內史在郡以和理稱人吏悅之還除散騎常侍歷侍中國子祭酒梁初郊廟未革牲牲樂辭皆沈約撰至是承用子雲啓宜改之敕荅曰此是主者守株宜急改也仍使子雲

撰定敕曰郊廟歌辭應須典誥大語不得雜用子史文章淺言而沈約所撰亦多舛謬子雲作成敕並施用子雲善草隸爲時楷法自云善效鍾元常王逸少而微變字體嘗荅敕云臣昔不能拔賞隨時所貴規摹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畧指論飛白一事而已十許年始見敕旨論書一卷商畧筆狀洞徹字體始變子敬全範元常逮爾以來自覺功進其書迹雅爲武帝所重帝嘗論書曰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逾杜度美過崔寔當與元常並驅爭先其見賞如此出爲東陽太守百濟國使



人至建鄴求書逢子雲爲郡維舟將發使人於渚次候之望船三十許步行拜行前子雲遣問之荅曰侍中尺牘之美遠流海外今日所求唯在名迹子雲乃爲停船三日書三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性吝自外荅餉不書好紙好事者重加賂遺以要酬荅太清元年復爲侍中國子祭酒二年侯景寇逼子雲逃民間三年宮城失守奔晉陵餒卒于顯雲寺僧房年六十三所著晉書一百一十卷東宮新記二十卷子特字世達早知名亦善草隸時人比之衛恒衛瓘武帝嘗使特書及奏帝曰子敬之迹不及逸少蕭特之書遂逼於父位太子舍人海

鹽令坐事免先子雲卒遺啓簡文求爲墓誌銘帝爲製銘焉

子雲弟子暉字景光少涉學亦有文才性恬靜寡嗜慾嘗預重雲殿聽制講三慧經退爲講賦奏之甚見賞卒於驃騎長史



外魏魏昇史

嘗所重實則... 其長賞卒

于雲弟于... 精冥習

論

南史卷四十二

南史卷四十二考證

豫章文獻王嶷傳江建來蘇○建一本作漢又下文古

人云暮用有成而公旬日成化豈不休哉用作月似

俱應从之

上數辛嶷第○第各本俱訛弟今改正

子廉弟子恪傳使製千字文其辭甚美王命記室蔡遠

注釋之○此與梁書同惟隋書經籍志云千字文一

卷梁國子祭酒蕭子雲注與此異

子雲傳自云善效鍾元常王逸少○鍾監本訛鐘今改

正



南史卷四十二考證

五

于雲軒自云善效驗元常王羲少之體溫本請論今又  
卷梁園于祭所儀于雲軒與北異

書鞞之○此與梁書同對謂善惡辭志云于字文

于蕪弟于敬軒勳吳于字文其論其美王余臨山祭  
土獲辛嶽策○樂各本對結卷合及五

財難人之

人云其用流如而公何日其不其若用我尺財

新章文熈王嶽軒自贊本體之變一之對天不文古

南史卷四十二考證



